





文庫 11  
D 215  
4

金源紀事詩卷七

青浦湯暹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註  
顯榦禮卿

青紗障

婢寵擅朝紀盛極衰始也

后妃傳章宗元妃李氏師兒其家有罪沒入宮籍監父湘母王盼兒皆微賤大定末以監戶女子入宮是時宮教張建教宮中師兒與諸宮女皆從之學故事宮教以青紗障蔽內外宮教居障外諸宮女居障內不得面見有不識字及問義皆自障內映紗指字請問宮教自障外口說教之諸女子中惟師兒易為領解建不知其誰但識其聲音清亮章宗嘗問宮教中女子誰

金源紀事詩 卷七



010190556510

48-11859



可教者建對日就中聲音清亮者最可教章宗以建言求得之宦者梁道警師兒才美勸章宗納之章宗好文辭妃性慧黠能作字知文義尤善伺候顏色迎合旨意遂大愛幸明昌四年封為昭容明年進封淑妃

鶯聲噤噤青紗障障外聽來劇清亮問字宮中總隔紗模糊未識天人相君王訪豔自尋聲百尺妝臺無限情自說二人士上坐漸看一月日邊明君不見衛少兒趙飛燕漢家立后多微賤何妨監戶正中宮豈慮諫臣伏前殿畫眉御墨擅風流一笑當前玳瑁頭鳳凰符瑞飛向裡加官進祿樂優游

堯山堂外紀章宗為李宸妃建梳妝臺于都城東北隅今禁中瓊花島妝臺本金故物也日為遼蕭后梳

妝樓誤迺賢金臺集妝臺李妃所築今在昭明觀妃嘗與章宗露坐下日二人土上坐妃應聲日一月日邊明上大悅元妃傳自欽懷皇后沒世中宮虛位久章宗意屬李氏而國朝故事皆徒單唐括蒲察拏懶僕散紇石烈烏林答烏古論諸部部長之家世為婚姻娶后尚主而李氏微甚至章宗果欲立之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為言帝不得已進封為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矣一日章宗寘宮中優人玳瑁頭者戲于前或問上國有何符瑞優日汝不聞鳳凰見乎其人日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日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向上飛則風雨順時向下飛則五穀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裡飛則加官進祿上笑而罷楊慎載林伐山金章宗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御團為畫眉墨

### 經童相

### 紀批政所自出也

佞幸傳胥持國為人柔佞有智術初李妃起微賤得幸于上持國久在太子宫素知上好色陰



以秘術干之又多賂遺妃左右用事人妃亦自  
嫌門第簿欲藉外廷為重乃數稱譽持國能由  
是大為上所信任與妃表裡箠擅朝政誅鄭王  
永蹈鎬王永中罷黜完顏守貞等事皆起于李  
妃持國士之好利躁進者皆趨走其門下四方  
為之語曰經童作相監婢為妃惡其卑賤庸鄙  
也按持國繁時  
人經童出身

來儀賦魚藻詩明昌經童劉住兒小時了了大未必一  
生事蹟僅若斯胥家一童乃巧宦柔情到處逢迎慣雖  
曾按覈大王莊卻喜黃緣宮籍監儼然作相上金鑿宮  
裡還將秘術干訕笑四方我不管趨踰十哲慶交歡有  
人家譜通監婢可惜我生不姓李鴛鴦符欲助宮奴彈  
劾章空挂淦水改官致仕恨悠悠此日胥門冷似秋好

與馬琪攜省醞一齊貨酒樂平樓

選舉志大定二十九年章宗謂宰臣曰經童豈遺無  
人其議復置明昌元年益都府申童子劉住兒年十  
一歲能詩賦誦大小六經所書行草頗有法孝行夙  
成乞依宋童子李淑賜出身上召至內殿試鳳凰來  
儀賦魚在藻詩又令賦早詩上嘉之賜本科出身給  
錢粟官舍令肄業太學元妃李氏傳兄喜兒舊嘗  
為盜與弟鐵哥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南京李炳中山  
李著與通譜系超取顯美胥持國附依以致宰相又  
先皇平昔或有御幸李氏嫉妬令女巫李定奴作紙  
木人鴛鴦符以事魘魅趙秉文傳明昌六年入為  
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  
宗室守貞可大用所著文章號淦水集胥持國傳  
調博野縣丞上書著言民間冒占官地如太子務大  
王莊非私家所宜有部委持國按覈之持國還言此  
地自異代已為民有不可取也事遂寢明昌四年拜  
參知政事賜孫用康榜下進士第明年進尚書右丞  
承安二年御史臺劾奏右司諫張復亨右拾遺張嘉  
貞同知安豐軍節度使事趙愜同知定海軍節度使



事張光庭戶部主事高元甫刑部員外郎張巖叟尚書省令吏傅汝梅張翰裴元郭郭皆趨走權門人戲謂胥門十哲復亨嘉貞尤卑佞苟進不稱諫職俱宜黜罷奏可于是持國以通奉大夫致仕嘉貞等皆補外後上問平章政事張萬公曰持國為人竟何如萬公對曰持國素行不純謹如貨酒樂平樓一事可知矣上曰此亦非好利如馬琪位參政私鬻省醞乃為好利也卒謚通敏子鼎別有傳

擊毬行

射柳擊毬金仍遼舊章宗昇平宴樂志存潤色

故著於此

〔本紀〕明昌元年三月乙巳擊毬于西苑百寮會觀五月戊午拜天于西苑射柳擊毬縱百姓觀

菖蒲香宣徽忭拜天罷後臨毬場雙桓置板網囊密繡旗左右從風颺手持鞠杖長十尺唱籌衛士聲琅琅須

與左右戰馬騁足力兩對雙飛爭一擊親王額駙好身手繡服烏鞞鬥裝飾君不見孟八得采氣概多西廊唱徹涼州歌朝廷不開擊毬進士科狀元才技奈爾何

〔禮志〕拜天金因遼舊俗以重午中元重九日行拜天之禮重午于鞠場中元于內殿重九于都城外其制剖木為盤如州狀赤為質畫雲鶴文為架高五六尺置盤其上薦食物其中聚宗族拜之若至尊則于常武殿築臺為拜天所重五日質明陳設畢百官班俟于毬場樂亭南皇帝輦袍乘輦宣徽使前導自毬場南門入至拜天臺降輦至禱位皇太子以下百官皆詣禱位宣徽贊拜皇帝再拜上香拜天禮畢插柳毬場為兩行當射者以尊卑序各以帕識其枝去地約數寸削其皮而白之先以一人馳馬前導後馳馬以無羽橫鏃箭射之既斷柳又以手接而馳去者為上斷而不能接去者次之或斷其青處及中而不能斷與不能斷者為負每射必伐鼓以助其氣已而擊毬各乘所常習馬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分其



衆為兩隊共爭擊一毬先于毬場南立雙桓置板下  
開一孔為門而加網為囊能奪得鞠擊入網囊者為  
勝或曰兩端對立二門互有排擊各以出門為勝毬  
狀小如拳以輕韞木枒其中而朱之皆所以習曉捷  
也 玉海有司除地東西為毬門加以綵纒承旨二  
人守門衛士二人持小紅旗唱籌東西建日月旗教  
坊設龜茲樂于兩廊鼓各五閣門預定分朋狀取親  
王近臣駙馬都尉以下悉預服異色繡衣左朋黃欄  
右朋紫欄烏皮鞞冠以華插腳折上巾天廐院供馴  
習馬帝乘馬出教坊大合涼州曲馬皆結尾內侍發  
金合出朱漆毬擲殿前通事舍人奏云御朋打東門  
帝擊毬教坊作樂奏鼓毬既度颺旗鳴鉦止鼓帝回  
馬從臣捧觴上壽貢物以賀始命諸王大臣馳馬爭  
擊毬門兩傍置繡旗二十四而設虛架于東西階下  
每朋得籌卽插一旗架上以識之 吳處厚青箱雜  
記韓魏公應舉時夢打毬一捧孟八時魏公年僅弱  
冠一舉登第則一捧孟八  
之應也按孟八踞鞠宋名

德運說

金以金德王色尚白泰和二年改從土德紀其

惑於曲說也

本紀泰和二年十一月甲辰更定德運  
為土臘用辰戌申以更定德運詔中外

金以金王其色白海陵之狂不敢易泰和稽古乃致疑  
夏后王金何尚黑或言金為水之母修母兼子義斯得  
準此以議尚白朝自必改而從土德我謂此說殊不然  
識緯術數子不言家語一編五帝解附會本自王肅傳  
君不見閉房記馬頭易術家俱託尼山筆不若仍依太  
祖舊妖學欺天盡排斥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大金德運圖說一卷金尚書省  
會官集議德運所存案牘之文也案金史本紀金初



色尚白章宗泰和二年更定德運為土臘用辰詔告中外至宣宗貞祐二年正月命有司復議本朝德運是書所載蓋即其事其所議言應為土德者四人應為金德者十四人中如諫議大夫張行信力主金德之議而金史行信本傳稱貞祐四年以參議官王澹言當為火德詔問有司行信謂當定為土德而斥澹所言為狂妄其說先後矛盾殊不可解又書中有諸臣議狀而尚書省臣無所可否考史載興定元年十月二月庚辰臘享太廟是終金之世仍從泰和所定土德而未嘗重改疑是歲元兵深入宣宗南遷汴梁此議遂罷故尚書省亦未經奏覆也五德之運不見六經惟家語始有之而其書出于王肅偽撰不可據為典要後代泥乎其說多侈陳五行傳序之由而牽合遷就附會支離終無一當也 按家語所尚則各從所王之德次王肅注謂木次火而木家尚赤者以木德義之著修其母兼其子也惟堯以火德王尚黃夏以金德王尚黑周以木德王尚赤其說固通至舜以土王不尚白尚青殷以水王不尚青尚白註皆曲說不可信

築濠塹

紀宗浩防邊也

丙族宗浩傳時懲北邊不寧議築濠壘以備守戍廷臣多異同平章政事張萬公力言其不可宗浩獨謂便乃命宗浩行省事以督其役功畢上賜詔褒賚甚厚撒里部長陞括里入塞宗浩以兵追躡與僕散揆軍合擊之殺獲甚眾敵遁去詔徵還入見優詔獎諭

君家太保兵機熟填塹下邳敵武穆將門有將佩虎符  
經理防邊事奮築是時阻鞮正跳梁廣吉利部更鳴張  
子常築郢實亾郢元帥毋乃謀非臧謀非臧督役恇玉  
帶金器賜上方不見主塞起臨潢同心猶有內族襄

奔賂傳岳飛以兵十萬圍邳州甚急城中兵纔千餘守將懼遣人求救昂曰為我語守將我嘗至下邳城



中西南隅有塹深丈餘可速實之守將如其敦填之  
岳飛果自此穴地以入知有備遂止昂舉兵以為聲  
援飛乃退按宗浩奔睹子奔睹一名昂官太保封  
潘國公本傳合底忻者與山只昆皆北方別部恃  
強中立無所羈屬往來阻鞞廣吉利間連歲擾邊皆  
二部為之也撤入敵境廣吉利果降遂徵其兵萬四  
千騎馳報以待宗浩北進命人齎三十日糧報撤會  
於移米河共擊敵而所遣人誤入婆速火部由是東  
軍失期宗浩前軍至忒里葛山遇山只昆所統石魯  
渾難兩部擊走之斬首千二百級俘生口車畜甚眾  
進至呼歇水敵勢大蹙於是合底忻部長山古帶山  
只昆部長胡必刺及婆速火所遣和火者皆乞降宗  
浩承詔諭而釋之丙族襄傳請就用步卒穿壕築  
障起臨潢左界北京路以為阻塞言者多異同詔問  
方畧襄曰今茲之費雖百萬貫然功一成則邊防固  
而戍兵可減半歲省三百萬貫且寬民轉輸之力實  
為永利詔可襄親督視之軍民並役又募饑民以備  
卽事五旬而畢史贊兵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  
者強兵制勢者亾迹襄之開築壕塹以自固其猶元  
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亾國

之道也

蜀地圖

紀宋吳曦叛降金也

續資治通鑑開禧二年十二月丁巳金人入大  
散關時興州都統制母思以重兵守關曦聞金  
兵至因撤募關之戍金人由板閘谷遠出關後  
思孤軍不能支遂陷曦退屯宜口完顏綱遣張  
仔會之曦言願附金之情仔請曦告身為報曦  
進出以付仔綱乃以金主璟命遣馬良顯持詔  
書金印立曦為蜀王曦密受之遂還興州是夜  
天赤如血光燭地如書翼日曦召幕屬諭意謂  
東南失守車駕臨四明今宜從權濟事王翼楊  
駱之抗言曰如此則相公忠孝八十年門戶一  
朝掃地矣曦曰吾意已決卽遣任辛奉表獻  
蜀地圖及吳氏譜牒於金按曦吳璘孫

逆謀開階成和鳳四州來逆謀肆謝誓歸附三表至中



聞黑谷退師餘一騎還馳地圖使蜀江水碧蜀山青  
兄弟征袍戰血腥豈意黃柑曾止渴旋看赤籍又投誠  
從此化家欲為國鹵簿有圖思想福巨源高叫詔書來  
潑水刀光倒黃纛噫嘻金印原如戲三世將家古所忌  
八十年來忠孝門一朝蕩滅無餘地君不見右校封王李  
少卿北平飛將墜家聲妻子鯨鯢皆自取莫言冤報殺

金坪

續資治通鑑開禧二年三月癸巳以程松為四川宣撫使吳曦副之松移司與元東軍三萬屬焉曦進屯河池西軍六萬屬焉仍聽節制財賦按劾計司曦由是益得自專尋詔曦兼陝西河東招撫使吳曦既得志與其從弟晚及徐景望趙富米修之童鎮共為反謀陰遣其客姚淮源獻關外階成和鳳四州於金求

封蜀王金綱目明昌六年蒲察貞破和尚原攻西和州曦將王喜等方力戰曦遣傳令退保黑谷軍遂潰貞入成州曦焚河池退壁青野原又七年吳曦使來議遣郭澄來進三表一謝表二誓表三賀蜀歸附表南宋書吳玠傳玠自河池日夜馳三百里以黃柑遺敵曰大軍遠來聊用止渴撤離喝大驚以杖擊地曰爾來何速耶遂大戰饒風嶺四朝聞見錄吳曦既用賂師旦遂舉全蜀以授之其在殿巖也嘗命工圖畫上乘輿鹵簿卷軸甚詳人問曰太尉何用此曦給之曰把歸去教孩兒看了消災滅罪及出北關遂焚香拜天于鶴首云且得脫身歸去其反狀已萌於此矣通鑑綱目開禧三年四川轉運使安丙誅吳曦傳首臨安先是監與州合江倉楊巨源謀討曦乃陰與曦將張林朱邦寧及忠義士朱福等深相結眉州人程夢錫知之以告丙會與州中軍正將李好義亦結軍士李貴進士楊君玉等數十人謀誅曦來邀巨源與會巨源往與約還報丙丙大喜君玉等共草密詔畧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昧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主爾乃甘叛亂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好義以昧日帥其徒七十四人入偽宮時偽宮門洞開



好義大呼而入巨源持詔乘馬自稱奉使入內戶曦  
啟戶欲逃李貴即前執之曦反撲貴仆於地好義急  
呼人斧其腰始縱貴遂斫其首馳告丙宣詔軍民  
拜舞聲動天地持曦首撫定城中市不易肆盡收曦  
黨殺之曦首至臨安獻於廟社梟之市三日詔誅曦  
妻子家屬徙嶺南奪曦父挺官爵遷曦祖磷子孫出  
蜀存其廟祀南宋書吳曦傳曦乘黃屋左纛僭王  
位於興州即治所為行宮稱元年其伯母趙叔母劉  
唾罵之曦既僭位議行削髮左衽之令吳晧為曦謀  
宜收用蜀名士以保民心于是陳咸自髡史次秦塗  
其目楊震仲飲藥卒郭霄鳳江湖紀聞吳玠帥蜀  
時以殺金坪叢茂恐奸宄匿中將焚時忽老嫗攜子  
轅門告曰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也不敢阻但母子  
久居願少從容遷去否則亦必滅爾族吳叱之竟焚  
明日巖下死大小蛇各一然火焰時中見黑氣  
一陣從東南去適制置子婦正產產即曦也

愛王歎

史不載愛王事據大金國志補

大金國志明昌五年正月大通節度使愛王大  
辨據五國城以叛大辨鄭王允蹈之子也允蹈  
二子大辨居長年十六明斷果決封遂寧郡王  
明昌初遷愛王及允蹈誅其奴樵夫者急遣人  
往報愛王使為備愛王為父發哀調發上國兵  
七萬人為守城計三路提點万俟兀馳驛奏愛  
王叛國主遣皇帝東安王瑜武定王瑤將兵五  
萬往攻之至桑乾川遇愛王將骨孛與戰河  
北兵大敗瑜僅以身免三月大起兵命東安王  
瑜完顏進等分路攻討約會於五國城掌書記  
何大雅說愛王求援於大朝為討之愛王許諾  
遣大雅往聘約以其子雄為質破國之後軍儲  
金帛為其所取許之五月大朝兵至五樓進等  
與戰北人禿體大搥以入以一當百進等大敗  
乘勝襲逐至和龍東津承安四年國兵屢敗愛  
王處和龍以北凡國家始興之地皆失之五年  
北軍深入至斯波川泰和四年愛王死其子雄  
三大王立鑄王承中傳貞祐三年太康縣人  
劉全嘗為盜入衛真界詭稱愛王所謂愛王  
指石古乃石古乃實未嘗有王封小人妄以此



稱之 按此與大金國志異

愛王可惜不自愛前人之愆不能蓋禿體大撾自北來空使江山成破碎嗚呼五國之罪如山崇高天厚地何所容伍員覆楚非英雄不如去作虬髯公

錢大昕金史考異愛王父子稱兵事不載於史且據金志愛王為鄭王永蹈之子而史以為鎬王永中子亦不相合又明昌五年歲在甲寅其時元太祖尚未建元所謂大朝者又何所指乎然金自明昌以後北邊實有用兵之事據章宗紀明昌五年九月命上京等九路選軍三萬俟來春調撥仍命諸路并北阻鞮以六年夏會兵臨潢六月左丞相遺使來獻捷七月行省事于臨潢府六月左丞相遺使來獻捷七月行省事于撫州十一月左丞相來谷清臣罷右丞相代領行省事此時叛者何人史皆不書其姓名及行省還朝又不言斬獲克復之事且其用兵正在永蹈被誅

之後一年則愛王或果有之但其時助之者非蒙古耳又據夾谷清臣傳但云密受命出師內族襄傳但云邊事急俱未嘗言首難之人其諸部從亂者則有阻鞮有胡正胤有特滿大約契丹舊部金志指為大朝則非其實矣

### 宋寇邊

#### 紀宋韓侂胄開邊釁也

金綱目泰和五年三月宋寇邊宋韓侂胄嘗奉使來北知阻卜擾邊連年用兵國力衰耗遂萌起釁之意然猶未敢大舉令游兵擾秦州邊界交聘表五年正月庚申宋兵入遂平縣縱掠出獄囚火官舍害令尉而去二月己酉宋兵掠泌陽剽巡檢家貲害其家人三月戊午朔宋兵焚平氏鎮掠民財

狂夫急功名顛倒作奇想褒岳而斥秦鼓動先誅賞豈



真切同仇好大奮一往釋迦羅漢若罔知師王許定萬  
騎馳灑灑十行恢復詔依然海岱山河詩青松議論都  
不齒稼軒老人亦希旨四十三年玉帛交變作兵戈向  
北指輕啟兵端類海陵數州苦苦碎生菱由來樊惱皆  
自取韓梨冷凌徒傷心

續資治通鑑嘉泰四年春正月韓侂胄定議伐金  
為北鄙阻鞬等部所擾無歲不興師討伐兵連禍結  
士卒塗炭府倉空匱國勢日弱羣盜蜂起賦歛日繁  
民不堪命有勸韓侂胄立蓋世功名以自固者侂胄  
然之恢復之議遂起聚財募卒出封樁庫黃金萬兩  
以待賞功命吳曦練兵西蜀既而安撫使辛棄疾入見  
言淮北流民咸願歸附而浙東安撫使辛棄疾入見  
言金國必亂願屬元老大臣備兵為倉卒應變之  
計侂胄大喜高士奇天祿職餘宋贈岳鄂王謚忠  
武然今天下岳祠皆稱武穆此未定之謚當稱忠武

為宜王圻謚法通考申王秦檜紹興中謚忠獻開  
禧三年追尊王爵改謚謬醜又宋元通鑑寶祐二年  
詔太常禮正秦檜謚法因諭輔臣曰謚謬狠可也  
采神類鈔韓侂胄封平原郡王官太師一時獻佞者  
皆稱師王時參知政事錢象祖嘗諫用兵與侂胄有  
隙史彌遠遂與合謀殺之寧宗實不知也都下為之  
語曰釋迦佛中間坐羅漢神立兩旁文殊普賢自門  
象祖打殺師王聞者絕倒續資治通鑑開禧二年  
五月丁亥乃議降詔畧曰天道好還中國有必伸之  
理人心效順匹夫無不報之讐蠢茲醜眾猶託要盟  
朕生靈之資奉溪壑之欲此非出於不得已彼乃謂之  
當然軍入塞而公肆創殘使來廷而敢為桀驁泊行  
李之繼遣復媢詞之見加含垢納污在人情而已極  
聲罪致討屬金運之將傾兵出有名師直為壯言乎  
遠言乎近孰無忠義之心為人子為人臣當念祖宗  
之憤直學士院李壁之詞也四朝聞見錄李季章  
壁開禧初韓欲與兵遣壁使北有詩云天連海岱壓  
中州暖翠浮嵐夜不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  
頗回頭咸淳臨安志俞灝字商卿世居杭登紹興  
四年進士第開禧議開邊政府密引灝言輕脫寡謀



之人不可信趙良嗣張覺往轍可鑒歷麾節皆有聲  
寶慶二年致仕自號青松居士有集天金國志自  
隆興甲申宋人與金人再和逮開禧丙寅凡四十三  
年四朝聞見錄韓用兵既敗鬚鬢俱白莫知所為  
伶優因上賜宴設樊遲樊噲旁一人曰樊惱揖問樊  
遲誰與取名對以夫子所取又揖問樊噲曰爾誰取  
對曰漢高所命又揖問樊惱云誰名汝對以樊惱自  
取又因郭倪郭杲敗值賜宴以生菱進於卓上命二  
人移卓忽生菱墮地盡碎一人云苦苦壞了許多生  
菱只因移杲卓又賣漿者敲其瓊以喚人曰冷底  
喫一瓊冷謂韓瓊謂斬也又姑蘇有地名韓墩產  
韓梨為天下冠中都謂之韓敦梨後因先皇諱改為  
日韓梨蓋中都以外人為村故諱之

上平南

僕散揆分兵九道南下紀軍勢之盛也

宋碑類鈔開禧用兵金人元帥紇石烈子仁領  
兵據濠梁大書一詞於濠之倬廳壁間詞名上

平南即上西平之調云黃蜂搖螳臂振舊盟寒  
侍洞庭彭蠡狂瀾天兵小試萬蹄一飲楚江乾  
捷書飛上九重天春滿長安舜山川周禮樂唐  
日月漢衣冠洗五川妖氣關山已平全蜀風行  
何用一泥丸有人傳喜日邊都  
護先還子仁蓋女真之能文者

八疊灘水潺潺金兵潛涉無人攔板閘谷峯轟轟金兵  
潛度莫予毒平章誰曰武肅元帥誰曰撒速左監軍清  
口足右監軍陳倉伏旗幟千里紅簇簇成紀去蒲察貞  
來遠去完顏璘臨潭呼元奴鹽川叫仲溫淮西一路歸  
子仁師王螳臂不復振但見求和之使日夕來軍營噫  
嘻乎河山久落他人手惹致諸軍又誰咎九州聚鐵鑄  
一錯恐難恃張巖書師旦首



本紀泰和六年十月戊申朔平章政事僕散揆督諸道兵伐宋庚戌揆以行省兵三萬出潁壽河南路統軍使紇石烈子仁以兵三萬出渦口元帥匡以兵二萬五千出唐鄧左監軍紇石烈執中以山東兵二萬出清口右監軍充以關中兵二萬出陳倉右都監蒲察貞以歧隴兵一萬出成紀蜀漢路安撫使完顏綱以漢蕃步騎一萬出臨潭臨洮路兵馬都總管石抹仲溫以龍右步騎五千出鹽川隴州防禦使完顏璘以本部兵五千出來遠按僕散揆諡武肅完顏匡本名撒速紇石烈執中本名胡沙虎完顏綱本名元奴僕散揆傳揆兵至淮密測淮水深淺惟入壘灘可涉乃聲言欲渡下蔡宋將何汝礪等悉銳師屯花靨以備揆遣養不潛師渡入壘灘駐於南岸宋軍望見皆潰走自相蹂踐死者可不勝計揆奪穎口下安豐軍通鑑宋興州都統母思以重兵守大散關充兵至巖悉撤戍兵充由板閭谷迭出關後思孤軍不支關遂破金網目紇石烈子仁下滁州遂入真州宋郭倪自揚州來援敗去遂棄揚州子仁盡取淮西州縣四朝聞見錄南園乃慈福所賜韓者掌割金其姓皆武爵之近上者聽其滿口皆稱師王師謂

太師王謂郡王續資治通鑑開禧二年秋七月辛巳韓侂胄既喪師始覺為蘇師旦所誤翼日罷師旦官籍其家旬日除名韶州安置嘉祐元年三月以師旦之首付王柵送金師又開禧三年夏四月己未韓侂胄募可以報使金帥府者近臣薦方信孺可使自蕭山丞召赴都命以使事信孺曰開營自我金人設問首謀當以何詞答之侂胄矍然遂以信孺為奉使金始通謝國信所參議官持張巖書以行秋七月宗浩乃遣信孺還復書於張巖韓侂胄問信孺言敵所欲者五事一割兩淮二增歲幣三索歸正人四犒軍銀五不敢言侂胄固問之信孺徐曰欲得太師頭耳侂胄大怒九月壬午奪信孺三官臨江軍居住信孺三使金師以口舌折強敵敵人計屈情見雖未即和然已有成說及貶欲再遣使願在廷無可者近臣以王柵薦乃命假右司郎中持書北行柵倫之孫也

長鎗副統

紀史挖搭也



本傳抹然史挖搭形不過中人而拳勇善門所用鎗長二丈軍中號為長鎗副統又工用手箭箭長不盈握每用百數散置鎗中遇敵抽箭以鞭揮之或以指鉗取飛擲數矢齊發無不中敵以為神其箭皆以智創雖子弟亦不能傳其法在北部守厭山營敵尤畏之不敢近

副統槍二丈長一槍入手如龍驤副統箭不盈握百箭置鎗不須捉以鞭揮箭箭盡飛以指擲箭箭盡着匹馬奔馳風雨來霍邱花靨尸填壑嗚呼能用長能用短金以兵強見亦罕長槍一折日無光直與通敏武肅同妻斷天教南北各休兵和議寧須五事成帥府他時馳露布平原莫但怨金人

本傳泰和六年十月揆以行省兵三萬出領壽史挖搭為驍騎將中軍副統克安豐軍戰霍邱花靨功居

多十二月從攻和州中流矢卒本紀泰和七年正月庚寅僕散揆還駐下蔡而病丙申以左丞相宗浩兼都元帥行省於南京以代揆二月戊辰平章政事兼左副元帥僕散揆薨於軍秋九月甲戌朔左丞相兼都元帥宗浩薨於軍按宗浩諡通敏僕散揆諡武肅僕散揆等傳贊佞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損之際有可籍口即許其平矣兩首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其禍耳雖然揆宗浩常勝之家史挖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和議亦成天意蓋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畢將軍

紀宋將畢再遇也

南宋書畢再遇字德卿兖州人開禧北伐以殿帥郭倪招撫山東京東遣再遇與統制陳孝慶取泗州再遇請選新刺敢死軍為前鋒倪以八十七人付之出其不意進薄泗州泗有東西兩



城再遇令陳戈旗舟楫於石匣下如欲攻西城者乃自以麾下兵從陡山徑趨東城南角先登殺敵數百守城者開北門遁西城猶堅守再遇立大將旗呼曰大宋畢將軍在此爾等中原遺民也可速降尋除環衛官倪命為先鋒取徐州金人見其騎呼曰畢將軍來也遂遁再遇手揮雙刀絕水追擊殺敵甚眾甲裳盡赤逐北三十里刺殺其驍將以功第一超擢之除左驍衛將軍再遇姿貌雄傑早以拳力聞屬時寢兵無所自見一旦邊事起諸將望風奔岷再遇遂為名將

羊擊鼓聲瑟瑟。藁執戟旗重重。相持數日不知軍營空。陡然將軍來如風。八十七人為前鋒。勝驤磊落黑大蟲。手揮雙刀甲裳紅。東紅西城無定踪。絕水追擊成奇功。南朝盡如將軍雄。題詞孰敢嗤蠱蜂。

續資治通鑑開禧二年十二月甲戌以畢再遇權山東京東招撫司時諸將用兵皆敗唯再遇數有功金人常以水櫃取勝再遇夜縛藁人數于衣以甲冑持旗幟戈矛嚴立成行昧爽鳴鼓金人驚視亟放水櫃後知其非兵也甚沮乃出兵攻之金人馬死者不可勝計又嘗與金人對壘度金兵至者日眾難與爭鋒一夕拔營去留旗幟於營預縛生羊置其前二足於鼓上擊鼓有聲金人不覺為空營復相持數日及覺欲追之則已遠矣周密齊東野語畢再遇屢遷至驍衛上將軍戰馬號黑大蟲獨主翁能御之既死以鐵絙羈之偶聞金鼓聲長嘶斷絙而出健卒十餘挽歸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馬聳耳汪然出涕長鳴數死聲而

函首使

侂冑妄動與秦謬醜究有別函首金庭亦可惜

已



命斷棺取首梟之淮上并函師旦首命王柙來  
獻帥府露布以聞章宗御應天門備黃麾立仗  
受之遂命將大散關及濠州之地歸宋按撤  
速即完  
顏匡

紹興議戰恨無相。開禧議戰恨無將。頭顱萬里奉一函。  
始信邱密言鯁諒。嗟嗟一品魏公孫。恢復時言輩洛城。  
晁錯身徒殉漢。難於期首枉結秦。盟平章軍國銜曾繫。  
易得淮南幾尺地。黃麾立仗受俘人。忠繆盧胡笑不置。  
憶昔錦紅四壁衣。蘇妻程妾悵空依。泉臺若遇秦長腳。  
敢說當年和議非。

續資治通鑑開禧元年秋七月庚申韓侂胄平章軍  
國事從陳自強鄧友龍等請也命侂胄三日一朝赴

都堂治事論者謂侂胄繫銜比呂夷簡省同字則其  
體尤尊比文彥博省重字則其所與者廣於是三省  
印並納其第侂胄置機速房於私第初韓侂胄以北  
伐之議示邱密密曰中原淪陷且百年在我固不可  
一日而忘然兵凶戰危若首創非常之舉兵家勝負  
未可知則首事之禍其誰任之必有誇誕貪進之人  
攘臂以僥倖萬一宜亟斥絕不然必誤國矣侂胄不  
納至是命密宣撫江淮密上書切諫曰金人未必有  
意敗盟中國當示大體宜申儆軍實使吾常有勝勢  
若繫自彼作我有詞矣因力辭不拜侂胄不悅南  
宋書韓侂胄琦曾孫也當函首至金國時金之臺諫  
交章言韓侂胄忠於其國繆於其身封為忠繆侯將  
函首附葬於魏公韓琦墓下仍劄報南朝續資治  
通鑑韓侂胄青郗生日賀儀仰奏官徧行關報時士大  
夫或獻紅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修廣高下皆與中  
堂等有獻紅牙果卓真珠搭檔遇生日大臣以下皆  
排列所獻於天慶觀之廡下都人競往觀焉丹鉛  
錄寧宗時武學生華岳池州人土書極論韓侂胄之  
惡并詆程松之納妾倪僕售妹蘇師旦獻妻書奏侂  
胄大怒下之大理貶建寧園土中死于獄近觀歷代



名臣奏議可謂詳矣而岳奏不在其中故表出之  
捕蝗圖  
捕蝗圖

紀天災也

本紀泰和八年秋七月庚子詔更定蝗蟲  
生發坐罪法乙巳詔頒捕蝗圖于中外

食人莫如虎殺人莫如盜蝗能殺人以食人盜而兼虎  
類欲噍最哉有法傳姚崇捕虎捕盜將母同水蛙閣閣  
亦相助十里穰極乃不空遙遙兮莽將劉杳杳兮護國  
鶯如雲秋稼交平疇焉得慶都一夜風簌鍾捲地全無  
踪

車清臣脚氣集朝廷禁捕蛙以其能食蝗也  
錄南宋劉漫塘宰為蝗神劉金壇人有專祠往祀之

則蝗不為災俗呼莽將夷堅志紹興二十六年淮  
宋之地將秋收粟稼如雲時蝗蟲大起翾飛刺天所  
過田畝一掃而盡未幾有水鳥名田鶯形如野鶯而  
高且大脰長喙可貯數斗物千百為羣更相呼應共  
啄蝗盈其喙不食而吐之既吐復啄連城數十邑皆  
若是才旬日蝗無孑遺歲以大熟徐泗上其事於金  
廷下制封鶯為護國大將軍五行志大定二十二  
年五月慶都蝗蝻生散漫十餘里一夕大風蝗皆不  
見按簌  
鍾蝗蟲名

鬻度牒

紀國用乏也

食貨志承安二年賣度牒師號寺觀額復令  
入粟補官三年西京飢詔賣度牒以濟之

損僧之有餘補民之不足諧價祇樹園金剛寧弩目  
空牒牒不空紫衣望已崇勿學遼道宗和尚拜三公



幹難河

鐵木真即位蒙古與金源替矣其他攻下城邑

入元史紀事茲不具紀

金綱曰泰和六年十二月蒙古主奇渥温鐵木真稱帝于幹難河蒙古居烏桓之北與九姓回鶻接壤世為遼金屬而總隸于韃靼至巴速該之世并合鄰部始盛強攻塔塔兒部獲其部長鐵木真還跌里温盤陀山而生子遂以鐵木真名之巴速該卒鐵木真年幼部眾都歸于族人泰赤烏部鐵木真稍長泰赤烏合七部三萬人攻之鐵木真與母月倫率部人為十三翼與戰而敗之泰赤烏雖地廣民眾而無紀律于是各部復歸鐵木真泰赤烏遂微章宗時塔塔兒叛鐵木真自幹難河會兵滅之以功授察兀禿魯猶招討使也乃蠻部甚強鐵木真事之甚謹乃蠻反肆掠鐵木真乃大會部屬于帖麥垓川以伐乃蠻大陽罕營于杭海山與蔑里乞諸部

合兵勢甚盛鐵木真與戰擒大陽罕諸部悉潰明年攻夏拔力吉里寨至落思城而還至是大會諸部長于幹難河之源建九旂自號成吉思可汗先是章宗遣衛王往靖州受鐵木真之貢衛王奇其狀貌歸請除之鐵木真聞而感之

盤陀嶺一聖生幹難河一王興乃蠻部雀白翎渾河水雲從盟霸州元帥白馬垂紅纓大哉乾至哉坤成犬業定鴻名庶物資始萬邦底寧君不見劈正斧當龍顏興隆笙繞鴛班征蒙一紀從可刪昇平舊日瓊華島轉眼

秋風萬歲山

元史世紀太祖皇帝諱鐵木真姓奇渥温氏蒙古部人有克烈部長名脫里者困於乃蠻帝助之時札木合起兵援乃蠻欲帝與脫里有隙乃言於脫里曰我於君為白翎雀他人如鴻鴈白雀寒暑在北方鴻鴈



遇寒則南飛就暖謂帝心不可保也脫里遂移部衆於別所未幾帝與脫里議婚各不成又脫里舉兵來攻帝整兵至班朱尼河河水方渾帝飲之以誓衆曰使吾克定大業當與諸君同甘苦苟踰此言有如河水凡與飲者謂同飲渾河水元功臣傳移刺捏兒契丹人幼沉毅多謀畧遼亾金授以官不受聞太祖舉兵率黨百餘人詣軍門獻策召見與語奇之問爾生何地曰霸州因號霸州元帥佐木華黎圍鳳翔左臂中流矢裹創進攻丹延木華黎壯之與以所乘白馬明日介其馬飾以朱纓與金兵戰木華黎見其馳突萬衆中曰此我霸州元帥也諸軍繼進金兵敗走丹延十餘城皆降喬萊西濛野話元建國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義也建元曰至元取至哉坤元之義也殿曰大明曰咸寧門曰文明曰健德曰雲從曰順承曰安貞曰厚載皆取諸乾坤二卦之辭也陶九成輟耕錄興隆笙在大明殿下其制植衆管於柔韋以象大匏土鼓二韋橐按其管則簧鳴篳首爲二孔雀笙鳴機動則應而舞凡燕會之日此笙一鳴衆樂皆作笙止樂亦止劈正斧以蒼水玉碾造高二尺有奇廣半之自殷時流傳至今者朝會時一人執之立

於陛下酒海之前所以正人而不正之意宋稗類鈔元起沙漠日塞上有一山形勢雄偉金人望氣者謂此山有王氣非彼之利謀欲厭勝之計無所出時國已多事乃遣使通好既而曰他無所異願得某山以鎮壓我土耳衆皆笑而許之金人乃大發卒鑿掘輦運至幽州城北積累成山因開挑海子栽植花木營構宮殿以爲遊幸之所名瓊花島未幾金亾世皇徙居之至元四年興築宮城山適在禁中遂賜名萬歲山又征蒙記李成之子從元术征蒙國所作

大安嘆

章宗之嗣衛王紹統紀傳授非人也

衛紹王本紀衛紹王諱永濟小字興勝更諱允濟章宗時避顯宗諱詔改允爲永世宗第七子母曰元妃李氏承安二年封衛王泰和七年改武定君節度使八年十一月自武定軍入朝是時章宗已感嗽疾衛王且辭行而章宗意留之章宗初年雅愛諸王置王傅府尉官以傳導德



義及永中永蹈之誅由是疎忌宗室遂以王傳  
府尉檢制王家苛問嚴密門戶出入皆有籍而  
衛王乃永蹈母弟柔弱鮮智能故章宗愛之既  
無繼嗣而諸叔兄弟多在章宗皆不肯立惟欲  
立衛王故於辭行留之無何章宗大漸元妃李  
氏黃門李新喜平章政事完顏匡定策章宗崩  
匡等傳遺詔立衛王大安元年正月辛丑飛星  
如火起天市垣有尾跡若赤龍二年正月庚戌  
朔日中有流星出大如盆其色碧向西行漸如  
車輪尾長數丈沒於蜀中至地復起光散如火  
金源主南面坐蒙古主北面唾中原皇帝如天大吐臥切  
古來只有天上人能作則箇切天上人不可得黃門使  
誇定策飛星有尾如龍赤忽又如盆其色碧柔弱由來  
本鮮智武定當時悔輕至衰朝作帝難復難何似長爲  
節度使今日稱大安明日稱至寧安寧到底何時能但

慨東行西行議論徒紛騰

續資治通鑑金主永濟嗣位有詔至蒙古傳言當拜  
受蒙古主問金使曰新君爲誰使曰衛王也蒙古主  
遽南面唾曰我謂中原皇帝是天上人做此等庸懦  
亦爲之耶何以拜爲即乘馬北去金使還言永濟怒  
欲俟蒙古入貢就害之蒙古主知之遂與金絕益嚴  
兵爲備數侵掠金西北之境其勢漸盛金人皇皇遂  
禁百姓傳說邊事紇石烈執中傳執中請降衛紹  
王爲庶人奏再上詔百官議於朝堂太子少傅奧屯  
忠孝侍讀學士蒲察思中附執中議衆相視莫敢言  
獨文學田廷芳奮然曰先朝素無失德尊號在禮不  
當削於是從之者禮部張敬甫諫張信甫戶部武  
文伯龐才卿石抹晉卿等二十四人宣宗曰譬如問  
途百人曰東行是十人曰西行是行道之人果適東  
乎適西乎豈以百人十人爲是非哉旣而曰朕徐思  
之數日詔降  
爲東海郡侯

會河堡



紀將帥不力也金之匹兆於此

承裕傳大安三年拜參知政事與平章政事獨  
吉思忠行省戍邊烏沙堡之役不為備失利朝  
廷獨坐思忠詔承裕主兵事八月大元兵至野  
狐嶺承裕喪氣不敢拒戰退至宣平縣中土豪  
請以土兵為前鋒以行省兵為聲援承裕畏怯  
不敢用但問此去宣德間道而已土豪強之日  
溪澗曲折我輩諳知之行省不知用地利力戰  
但謀走耳今敗矣其夜承裕率兵南行大元兵  
踵擊之明日兵至會河川承裕兵大潰承裕僅  
脫身走入宣德大元游兵入居庸關中都戒嚴  
識者謂金之匹決於是役衛紹王猶薄其罪除  
名而已承裕本名胡沙史贊曰會河堡之役獨  
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  
振金之匹國兆於此焉

野狐嶺外森刁斗行省但謀間道走溪澗曲折我輩知  
笑入土豪不住口會河一敗如倒山游兵已至居庸關

以聚攻散無不尅欲對丞相真無顏忠言至計心莫啟

桓撫東京盡如棄禁烟時節哭陰風酒炙徒嗟顙有泚

徒單鑑傳大安三年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鑑  
言自用兵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  
必然不若入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  
庶人皆勇健可以內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匹  
失平章政事移刺參知政事梁瑄曰如此是自蹙境  
土也衛紹王以責鑑鑑復奏曰遼東是國家根本距  
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願望必須報可誤事多  
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悅曰無故置行  
省徒搖人心耳其後失桓昌撫三州衛紹王乃大悔  
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衛紹王自  
訟曰我見丞相此哉天金國志至寧元年三月遣  
中使某人於大軍所經蹂踐地分設魚肉酒炙招魂  
奠酌內出祭文其畧曰禁烟祭先風土所崇凡爾子  
孫以此為恭乃令乏祀神哭陰風惟予一人致爾若  
此痛恨填臆其顙有泚  
文既頒行讀者泣下



援立功

胡沙虎元惡大憝宣宗庇援立功用以作相悖

理甚矣

〔金綱目〕至寧元年六月胡沙虎不恤軍事日務馳獵衛王遣人責之胡沙虎怒與其黨醜奴蒲察六斤烏古論奪刺等謀作逆詐稱大興府徒單南平反奉詔入討分軍為三由彰義門入而自由通立門入恐城中兵出拒乃先遣騎傳呼曰韃靼兵至北門已接戰矣已復遣騎傳呼如前而使人急召南平南平不知行至廣陽門胡沙虎手刃之石古乃聞亂以五百人迎戰皆死胡沙虎至東華門護衛斜烈紇兒納之遂入宮盡以其黨易宿衛自稱監國都元帥以兵勒衛王出居衛邸令黃門入宮收璽尚宮左夫人大罵不與胡沙虎復遣人奪取宣命之寶除拜其黨徒單鑑時以墜馬傷足在告胡沙虎欲篡位以鑑人望乃訪之鑑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

子人望所屬決策立之此萬世之功也胡沙虎嘿然乃遣宦者李思忠弑衛王於邸時元奴行省於縉山胡沙虎誘而殺之盡撤沿邊諸軍赴中都自衛徒單銘迎昇王於章德九月至中都即位一本紀至寧元年八月衛紹王被弑甲辰即皇帝位于大安殿以紇石烈胡沙虎為太師尚書令兼都元帥封澤王

竹花開如鷺鷥白紫雲繚繞連宮掖麤人漫詡援立功  
天命有歸海潮碧我聞叔孫有豎牛寧風之棘首可投  
私勞不賞況跋扈雄平歷歷非一州君王遲回竟大用  
老將知兵倚畀重紮軍圍第又議功一誤再誤真如夢  
君不見沙中有虎勢莫當後虎得勢前虎亾虎能殺虎  
虎益猖主人養虎甘自受虎傷



五行志至寧元年宣宗彰德故園竹開白花如鷺鷥  
紫雲覆城上數日俄而入繼大統八月癸巳衛紹王  
遇弑是日海水不潮寶坻鹽司懼其虧課致禱無應  
九月丙午宣宗即位乃朝孟鑄傳泰和四年奏彈  
知大興府事紇石烈執中過惡其文畧曰執中貪殘  
專恣不奉法令自奉聖州罪解以後怙罪不悛蒙朝  
廷恩貸轉致跋扈雄州詐奪人馬平州冒支已俸無  
故破魏廷碩家發其冢墓拜表以調鷹不赴祈雨聚  
妓戲嬉歐詈同僚擅令住職失師帥之禮乞行黜退  
以厭人望上以執中原宮舊人頗右之謂鑄曰執中  
麤人似有跋扈者鑄曰明天子在上豈容有跋扈之  
臣上悟詔尚書問之紇石烈執中傳本名胡沙虎  
阿疎裔孫也崇慶元年詔數其十五罪罷歸田里明  
年復召至中都預議軍事左諫議大夫張行信奏其  
姦惡乃止執中善結近倖交口稱譽五月詔給留守  
半俸預議軍事張行信復諫曰伏聞以胡沙虎老臣  
欲起而用之母乃不可乎術虎高琪傳貞祐初遷  
元帥右監軍每出戰輒敗紇石烈執中戒之曰汝連  
敗矣若再不勝當以軍法從事及出果敗高琪懼誅  
十月辛亥高琪自軍中入遂率所將亂軍圍執中第

執中聞變彎弓注矢外射不勝登後垣欲走衣袿墜  
而傷股軍士就斬之高琪持執中首詣闕待罪宣宗  
赦之以爲右副元師  
頃之拜平章政事

索燭記 四章

蒙古勢盛事幾無可爲宣宗勵精圖治卒能不

亾故其勤政憂民備著於篇

本紀元光元年十二月乙亥朔上謂皇太子曰  
吾嘗夜思天下事必索燭以記明而卽行汝亦  
然當

我所思兮招賢所長材自陳作官府俸糧奈何雜糠土  
有司丐食良可吁朝士無馬許借驢學生廩給朝夕須  
惟有丁憂起復驚例除



本紀貞祐四年置官領招賢所事命內外官採訪有才識勇畧能區畫防城者具以聞得實超任仍賞舉主內負長才不爲人所知者聽赴招賢所自陳又元光二年勅諸御史曰瑣細事非人士所宜詰然凡涉姦弊靡不有關國政比聞朝官及承應人月給俸糧多雜糠土有司所收曷嘗有是物哉至於出納斗斛亦大小不一此皆理所不容者而臺官初不問事事須朕言之安用汝曹也又興定二年上諭旨有司京師丐食死於祈寒朕甚憫之給以後苑竹木令居獲煥所又三年十一月以官驢借朝士之無馬者乘之仍給芻豆又興定元年尚書省以軍儲不繼請罷州府學生廩給上曰自古文武並用向在中都設學養士猶未嘗廢况今日乎其令仍舊給之又元光二年上曰鬻爵恩例有丁憂官得起復者是教人以不孝也何爲著此令哉

我所思兮禦外侮官兵不足鄉兵補家屬來攻遙相語括衣衣軍劇可憐借食食軍難下咽兵民之天卽我天

我命太平不知在何年。

大金國志其時二鎮中原諸路之兵皆簽往山後一帶防遏無兵可守悉簽鄉民爲兵上城守禦大軍盡驅其家屬來攻父子兄弟往往遙相呼認由是人無門志所至郡邑一鼓而下自去歲十一月至今歲正月凡破九十餘郡惟大名真定青鄆邳海沃順通州有兵堅守不能破本紀興定元年上謂宰臣曰朕聞百姓流亡通賦皆亂見戶人何以堪又添徵軍須錢太多公帑綿絹付有司償所括民服以衣軍者又元光元年上念延安受圍嘗發民粟給軍詔除延安鄜坊丹葭綏德稅租仍令有司償其粟直不足者許補官又元光二年參知政事毅夫言脅從人號忠孝軍而置沿淮者所爲多不法請防閑之上曰人心無常顧馭之何如耳馭之有術遠方猶且聽命況此輩乎不然雖左右亦難防閑正在廊開大度而已若是而不能致太平者命也

我所思兮大有秋田有奪牛官錢收官有踐稼計值酬



人人盡道勸農好。豈料農民添煩惱。但寬其力時弗擾。母得秋田射兔馳衰草。

本紀興定五年陳毫等州鹿邑城父諸縣盜讎起。樞府遣官討之。捕盜軍所過殘民。遣御史一人按視軍所。獲牛以官錢收贖。又貞祐二年五月壬午車駕發中都。丙戌次定興。禁有司扈從蹂踐民田。癸巳次中山府。勅扈從軍所踐禾稼。計值酬之。又貞祐四年言者請遣官勸農。至秋成考其績。以甄賞宰臣。言民恃農以生。初不待勸。但寬其力。勿奪其時而已。遣官不過督州縣計頃畝。嚴期會而已。吏卒因為姦利。是乃妨農。何名為勸。上是其言。不遣。又貞祐三年九月以秋稼未獲。禁軍官圍獵。

我所思兮鬻恩例。兵興歲歉資普濟。監戶從良不拘類。入米三千暨二千。能勸納米亦予官。萬石以上准高遷。勿言護衛五品命在天。

食貨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胥鼎所請。定權宜鬻恩例。格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入粟草各有數。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勸率諸人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遷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丞簿。過此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有能勸二千石。遷一階。三千石兩階。以濟軍餉。本紀元光二年。幸臣方對。次有司奏前奉御溫。致太平卒。上大駭。曰。朕屢欲授太平一職。每以事阻。今僅授之。未數日而亾。豈非天耶。因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二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賜者。以五品職。意謂誠由己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章宗秋還。聞張萬公薨。嘆曰。朕迴將拜萬公丞相。而遂不起命也。

公主后

紀衛紹王女也

本紀貞祐二年三月辛未。遣承暉詣大元。請和。甲申。大元乙里只札八來。詔百官議於尚書省。



庚寅奉衛紹王公主歸於大元太祖皇帝是為公主皇后

入不得磔逆虎出猶得退蒙古紅顏一代一擲輕弱質區區配太祖漢家長策在和蕃烏孫遠嫁例不還時危圍城倉卒去不忍更取琵琶彈君不見繡衣三千御馬三千金銀珠玉十倍粥米田買得平安無一年

大金國志貞祐二年三月復圍燕京京師乏糧軍民餓死者十四五主遣使議和索公主及護駕將十人細軍百人從公主童男女各五百綵繡衣三千御馬三千匹金銀珠玉等物甚眾又請左丞相完顏福興以為質主皆從之使來選女時公主見在者七人惟求東海郡侯少女小姐姐最秀慧遂以予之按楊沂中撥崑山粥米田付向氏詳見前衛校尉註

### 青山謠

紀戰伐不已民不堪也

五行志興定五年三月以久旱詔中外仍命有司祈禱先是有童謠云青山轉轉山青耽誤盡少年人蓋言是時人皆為兵轉門山谷戰伐不休當至老也

青山轉轉山青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耽誤少年兮  
何以為生轉山青青山轉鼓聲震天兮刀光如電風蕭  
蕭兮塵沙滿面寒食無人兮團團劈半

大金國志燕京乏糧遣李雄往涿州督運大軍邀諸路奪其糧雄被殺京城白金三斤不能易米三升死者不可勝計五行志貞祐元年八月戊子夜將曙大霧蒼黑歧步無所見至辰已間始散時衛州有童謠云團團冬劈半年寒食節没人煙明年正月元兵破衛遂邱墟矣

### 汴京嘆



汴京宋舊都宋南渡金亦南渡轉瞬九十年宣

宗此舉謬滋甚矣

本紀貞祐二年五月乙亥上決意南遷詔告國內詣原廟奉辭戊寅將發雨不果行壬午車駕發中都是日兩至甲申止丙戌次定興禁有司扈從踐蹂民田丁亥次安肅州元帥右監軍完顏弼以兵迎見癸巳次中山府六月癸丑次內邱縣戊午次彰德府曲放其境內庚申次鉅橋鎮是日南京行宮寶鎮閣災壬戌次宜村黃龍見西北秋七月車駕至南京

徒單老臣言不行蓬萊燒香百感生妖狐相率上樹走送君千里到汴京汴京父老已非故極北烟塵說前度搖搖萬乘翠華來卽是徽欽去時路轉眼興衰九十年中都無那又南遷秘書圖籍車三萬有似珠還合浦前

皇居壯麗真堪羨半是趙家舊宮殿只恐君來敵亦來牟駝岡又紛刀箭滔滔汴水不勝愁易水遙通日夜流

前後兩家同好住百年易過又休休

徒單鑑傳宣宗將幸南京鑑曰鑿輅一動北路皆不可守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爲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薨天金國志余崇義奏乞遷都有旨集議於明陽殿衆論紛如主日卿等且退待今夕思之遂退御膳罷主詣蓬萊閣觀音祠燒香過浮碧堂池南有二狐相攜以過逐之各登樹而走內侍曰幾日此物甚多有戲舞於宣華殿前者主拊樽曰怪變如此不去可乎明日以此論執政會河南路統軍蒲撒七斤亦奏乞徙都汴京聶希古袖出勅命乞降詔令大名留守余崇義等裝備久之仍命參知政事胥鼎爲沿路排頓使時五月甲戌也辛巳降旨會三省及禁中存留文書併秘書省



蓬萊院賁文館書籍計用三萬車犀玉瑪瑙等器計  
用駱駝三千頭先發去中山交卸遣燕王告辭陵寢  
主躬祀顯聖宮啟發神主聖像酬爵淚泣翼日令百  
官家屬親王宗屬皆行出宮女二千四百人几三衙  
兵卒之無妻者妻之在上者嫁諸郎將及其子弟二  
十八日駕輿留守完顏昌送於南順門外十里伏地  
不能起主亦揮淚三衛近侍皆流涕又十月二十  
四日駕入汴京十一月初八日有旨令張師顏等分  
別文籍書畫圖書器如舊制汴中吏民指車嘆曰  
恰去九十年誰知又歸在此耶宋史兵志牟駝岡  
在咸豐門外五行志章宗泰和八年有童謠云易  
水流汴水流百年易過又休休兩家都好住前後總  
成留至貞祐  
中舉國遷汴

### 撒瓦聲

譏工作不休也

宋紀興定三年正月壬午大雪上聞東掖撒瓦  
聲問左右知爲丁夫葺器用庫廡舍上惻然諭

主者曰雪寒役人  
不休可乎姑止之

撒瓦聲。不忍聽。天寒雪厚。役暫停。丁夫聞有旨。如拜暑  
藥恩。又如被創者。邂逅逢至尊。殷勤慰勞。酒滿樽。躬親  
傳藥南薰門。噫嘻覺鍾舍。牛牛有福。何能更見羊。穀鯨

本紀定興二年六月修潼關遣中使持詔及暑藥勞  
夫匠赤蓋合喜傳上過南薰門值被創者親傳以  
藥手酌卮酒以賜  
按此正大九年事

### 汴裏城

重役困民譏高琪也

續資治通鑑嘉定十二年興錠四月金木虎高  
琪請修南京裡城金主曰此役一興民滋病矣  
城雖完固能獨安平高琪固請築之既而金主  
慮擾於民募人能致贖五十萬者遷一官百萬



升一等於是平陽判官完顏阿剌左相議察霍定和發蔡京故居得贖二百萬有奇准格遷賞金主一日問曰人言此役恐不能就高琪曰苟防城有法正使兵來臣等愈得効力金主曰與其臨城曷若不令至此為善高琪無以對及城成高琪受金鼎之賞建碑書功於會朝門此役一興民滋病但恐城濠不及浚尙書增調戒妨農工役規條早已定朝有令募甌甄五十萬遷一官暮有令告庶尹一百萬升一等開封府裡報衙遲運甕往來那敢辭淋漓天雨畚揭苦此情惟有君王知便殿筵開酒深碧會朝門外礮碑石丞相休誇金鼎恩獨不見烟荒草蔓元長宅

本紀貞祐四年正月丁卯諭御史臺曰今日視朝百官既拜之後始聞開封府報衙聲四方名故之秋弛

慢如此可乎中丞福興號素謹於官事者當一詰之又興定三年七月戊戌上進樞密臣僚諭之日裏城久未畢功尙書欲增調民朕慮妨農況糧儲不繼將若之何盍改圖之樞臣言是役之興實為大計今功已過半偶值霖潦成功差遲尙書議增丁夫勢必驗口不令妨業比及防秋當告成矣上曰卿等善為計畫無貽朕憂又十月癸未裏城畢工百官稱賀宴幸臣便殿遷右丞摯官一階賜右丞相琪左丞汝礪參知政事思忠金鼎各一重幣三按蔡京字元長

雷半千

刑罰慘酷譏雷淵也

酷吏傳初宣宗喜刑罰朝士往往被箠楚至用乃杖決殺言者高琪用事威刑自恣南渡之後習以成風雖士大夫亦為所移如徒單右丞思忠好為麻椎擊人號麻椎相公李運使特立號半截劍言其短小鋒利也馮內翰壁號馮割雷淵為御史至蔡州得姦豪杖殺五百人號曰雷



半千

麻椎公半截劔。劔子多從南渡見。上有好者下必甚。刀  
 杖拂雲肉盡顛。就中可惜雷半千。少年跣露衣履穿。讀  
 書不識仁愛字。太學發憤奚取焉。嚼齒奸豪盡糜爛。五  
 百冤魂應不散。翰林一夕忽溘然。髯張口哆徒與嘆。君  
 不見。覆籍鑪中火。正紅佯僵階下石。家翁一時省釋不  
 可紀。有子還看作相公。

雷淵傳父思名進士仕至同知北京轉運使註易行  
 於世淵庶出年最幼諸兄不齒父歿不能安於家乃  
 發憤入太學衣弊履穿坐榻無席自以跣露恒几坐  
 讀書不迎送賓客人皆以為倨其友商衡每為辨之  
 且為周恤焉從李之純遊遂知名登至寧元年詞賦  
 進士甲科調涇州錄事與定未拜監察御史彈劾不

避權貴出巡郡邑所至有威譽奸豪不法者立箠殺  
 之至蔡州杖殺五百人時號曰雷半千坐此為人  
 訟罷去久之用宰相侯摯薦起為大學博士南京轉  
 運司戶籍判官遷翰林修撰一夕暴卒年四十八為  
 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洋遇不平則  
 疾惡之氣見于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懲創  
 餘亦不能變也石琚傳字子美沈厚好學父皋守  
 定州唐縣人王八謀為亂書其縣人姓名於籍無慮  
 數千人其黨持其籍詣州發之皋主鞫治是時冬月  
 皋抱籍上廳事佯為頓仆覆其籍火鑪中盡焚之不  
 可復得其姓名止坐為首者餘皆得釋琚生七歲讀  
 書過目即成誦既長博通經史工文章天眷二年中  
 進士第一大定十七年拜平章  
 政事封莘國公明年拜右丞相

盧鼓椎

貪暴性成譏牙吾塔也

本傳紇石烈牙吾塔一名志本出親軍性剛悍  
 好用鼓椎擊人世呼曰盧鼓椎其名可以怖兒



啼大槩如呼麻胡云有子名阿里合世目曰小  
鼓椎嘗爲元帥從哀宗至歸德與蒲察官奴作  
亂伏誅

盧鼓椎。非鈍椎。鼓椎到處賽利錐。鼓椎過山東。山東羣盜計術窮。鼓椎來淮北。淮北小兒不敢哭。駕馭人材意氣豪。狐號鼠竊盡潛逃。慶陽圍解勲名重。京兆兵來并邑拋。生平知己推康錫。盍把鼓椎還自擊。一擊截裾灸艾徒。猙獰再擊省差行。首何絡繹。

本傳貞祐間僕散安貞爲山東路宣撫使以牙吾塔爲軍中提控是時山東羣盜蜂起安貞遣牙吾塔破巨蒙等四壩又破馬耳山峯殺劉二祖賊黨四千餘人降賊八千興定二年正月宋兵萬餘攻泗州牙吾塔赴援至臨淮遇宋人三百掩殺殆盡及泗州宋兵八千圍甚急督衆進戰大破之溺水死者甚衆元光

元年五月以京東便宜總帥兼行戶工部事上因謂宰臣曰牙吾塔性剛人皆畏之委之行部無不辦者至於御下亦頗有術提控有胡論出者渠厚待之常同器而食其人感奮遂以戰死英王守純曰凡爲將帥駕馭人材皆當如此上曰然未幾宋人三千潛渡淮至聊林盡伐隄柳塞汴水以斷吾糧道牙吾塔遣精甲千餘破之獲其舟及渡者七百人汴流由是復通正大六年十二月詔以牙吾塔與副樞蒲阿權簽樞密院事內族訛可將兵救慶陽七年正月戰於大昌原慶陽圍解詔以牙吾塔爲左副元帥屯京兆初幹骨藥來行省恐泄事機因留之蒲阿等既解慶陽之圍志氣驕滿乃遣還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車馬可戰門來語甚不孫幹骨藥以此言上聞太宗皇帝大怒至應州以九日拜天卽親統大兵入陝西八年遷居民於河南棄京兆東還五月至閩鄉得寒疾汗不出死塔爲人鷙狠狼戾好結小人不聽朝廷節制嘗入朝詣省堂詆毀宰執宰執亦不敢言而上倚其鎮東方亦優容之尤不喜聞士僚屬有長裾者輒以刀截去又喜凌侮使者凡朝廷遣使來必以酒食困之或辭以不飲因併食不給使餓而去司農少卿張用



章以行戶部過宿塔飲以酒張辭以寒疾塔趨左右持艾來臥張於床炎之數十又以銀符令侍妾往州郡取昧州將之妻皆遠迎迓號省差行首厚賄之御史康錫上章劾之且曰朝廷容之適所以害之欲保全其人宜加裁制朝廷竟不治其罪

西夏嘆

李氏立國二百餘年自天會議和交聘不絕貞

祐構釁旋即滅亾是可為佳兵者戒矣

交聘表衛紹王崇慶元年正月夏使賀正旦三月遣使冊李遵頊為夏國王十二月夏國王李遵頊謝封冊宣宗貞祐元年十二月癸亥夏人陷涇州節度使夾谷守中死之二年十一月乙卯蘭州譯人陳僧叛入於夏自是連歲與夏交兵矣

西涼狀元稱皇帝太子甘向空門避。燉煌歌曲聽蒼涼。

三百里無烟火氣。嗚呼兵端何從開。譯人陳僧蘭州來。渭源堡與熟羊寨。忠賢之力何如哉。可惜議和八十載。兵戎一興玉帛改。勝敗紛紛總莫言。兩家精銳知安在。噫嘻乎。通泰砦。刺史歿。臨洮府。宣撫執。他日申州王立之。千畝上田應慟絕。

西夏傳大安三年安全薨族子遵頊立遵頊先以狀元及第充大都督府主立在全薨前一月貞祐三年三月詔議伐夏陝西宣撫司奏往者夏人侵我環慶河蘭積石以兵應之悉皆遁去今蘭州遺兵猶未集軍實多不完沿邊地寒春草始生未可芻牧兩界無烟火氣者三百餘里不宜輕舉從之四月詔河州提控曹記僧通遠軍節度使完顏苟兒討陳僧夏人援之九月遂破西關堡十月大敗於渭源堡十一月夏人敗於克戎寨復敗於熟羊寨宰相入賀宣宗曰此忠賢之力也元光二年遵頊使其太子德任來伐



德任諫曰彼兵勢尙強不若與之約和遵頊笑曰彼  
失蘭州竟不能復何強之有德任固諫不從乞避太  
子位願爲僧遵頊怒幽之靈州自天會議和八十餘  
年未嘗與夏人有兵革之事及貞祐之初小有侵掠  
以至搆難十年不解一勝一負精銳皆盡而兩國俱  
斃是歲遵頊傳位于子德旺正大元年和議成自稱  
兄弟之國三年二月遵頊死七月德旺死嗣立者史  
失其名明年夏國亡先是夏使精方甌匣使王立之  
來聘未復命國已亡詔于京兆安置充宣差彈壓主  
管夏國降戶立之上言先世本申州人乞不仕居申  
州詔如所請給上田千畝牛具農作云贊曰夏州在  
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  
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  
掖酒泉敷煌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  
草宜蓄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也唐節度使有  
鼓吹故夏國聲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  
金綱目貞祐三年十月夏入臨洮執陝西宣撫副使  
胡失刺與定三年閏三月夏破通泰砦刺史紇石烈  
王家奴  
戰歿

金源紀事詩卷七

金源紀事詩卷七



金源紀事詩卷八

青浦湯運泰虞樽著

男 顯業敬甫  
顯榦禮卿 註

紅半身

紀華飾也

陳規傳初宣宗嘗令文繡署令王壽孫作大紅半身繡衣且戒以勿令陳規知及成進召壽孫問令曾令陳規輩知否壽孫頓首言臣侍禁廷凡宮中大小事不敢為外人言況親被聖訓乎上因嘆曰陳規若知必以華飾諫我我實畏其言蓋規言事不假借朝望甚重凡宮中舉事上必言恐陳規有言一時近臣竊議惟畏陳正叔耳挺然一時直士也



尚衣新簇繡文章。身何爲闕半身。尚衣溫滿懷春愛。身何不全一身。北風烈烈號天閭。鐵衣戰士手足皴。君王不畏北風寒。但畏諫臣陳規聞。諫臣近日陳八事。革烏弋綈美不置。宮中華飾乃若斯。外廷諫臣那得知。

金綱目貞祐四年六月陳規上書陳八事一責大臣身任安危二任臺諫以廣耳目三崇節儉以答天意四選守令以結民心五博謀廷臣以定大計六明賞以勸有功七選將以肅軍法八鍊士卒以振兵威執政惡之出爲徐州刺史本傳昔漢文帝承秦項戰爭之後四海困窮天子不能具鈞駟乃示以敦朴身衣弋綈足履革烏未幾天下富安四夷咸服國家自兵興以來州縣殘毀存者復爲土寇所擾獨河南稍安然大駕所在其費不貲舉天下所奉責之一路顧不難哉

中都恨

中都旣遷大勢已去福興精白一心短於將畧

當惜其愚而諒其忠也

承暉傳本名福興宣宗遷汴進拜右丞相兼都元帥封定國公與皇太子留守中都承暉以尙書左丞抹撚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委盡忠悉以兵事付之已乃總持大綱期於保完都城頃之莊獻太子去之右副元帥蒲察七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承暉間遣人以磬寫奏曰七斤旣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來援猶冀有濟詔遣承暉烏古論慶壽李英等將兵救之三月乙亥李英被酒軍無紀律大元兵攻之英軍大敗是時高琪居中用事忌承暉成功諸將皆顧望無一兵至中都者慶壽承暉聞之亦潰承暉與抹撚盡忠會議于尙書省承暉約盡忠同死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卽起還第亦無如盡忠何既歸聞上遷汴京怒曰旣和而遷是有疑心而



不釋憾特以和為款我之計耳八月復引兵圍燕京分兵下中原州郡

君王遷太子遷永安一千成空言高琪壞象多壞福興  
醕謹亦何賴嗚呼知人良不易兵權輕委堪垂涕第當  
礮奏入告時諸軍苟得如指臂安見生靈百萬為保全  
必與泰山林木異從今往事勿復道未盡孤忠在遺表  
一杯自覺與猶豪二字何嫌寫偏倒再拜司馬公高呼  
蘇文忠好持五經地下常相從

續資治通鑑嘉定七年二月補秋七月蒙古兵圍燕京  
金主聞之乃遣人召太子應奉翰林文字完顏素蘭  
以為不可平章術虎高琪曰主上居此太子宜從且  
汝能保都城必完乎素蘭曰完固不敢必但太子在  
彼則聲勢俱重邊隘有守則都城無虞昔唐明皇幸  
蜀太子實在靈武蓋將以繫天下之心也不從竟召

太子太子既行中都益懼續夷堅志海陵天德初  
卜宅於燕建號中都易析津府為大興始營造時得  
古錢地中文曰永安一千朝議以為瑞然亦不知何  
代所用錢也木虎高琪傳初宣宗將南遷欲置亂  
軍于平州高琪難之及遷汴戒象多厚撫此軍象多  
輒殺亂軍數人以至於敗宣宗末年嘗曰壞天下者  
高琪象多也按抹撚盡忠本名象多承暉傳章宗  
時承暉遷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往往潛匿泰山  
巖穴間按察司請發數萬人刊除林木則盜賊無所  
容矣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故曰岱宗王者受命  
封禪告代國家雖不行此事而山亦不可藉也齊人  
易動驅之入山必有餓凍失所之患此誨盜非止盜  
也天下之山多矣豈可盡藉哉議遂寢又承暉起  
辭謁家廟召左右司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日  
事勢至此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尚書省令  
史師安石其表皆論國家大計言高琪不可用因引  
咎以不能終保都城為謝復謂妻子死於滄州為書  
以從兄子永懷為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召家人  
隨年勞多寡而分之皆與從良書舉家號泣承暉神  
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日承暉于五經皆



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嘆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耶謂安石日子行矣安石出門聞哭聲復還問之則已仰藥薨矣家人匆匆瘞庭中是日暮盡忠出奔中都守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置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政事完顏守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

絕歲幣

紀宋舍人真得秀疏也

續資治通鑑嘉定七年金人屢遣使來督歲幣起居舍人真得秀上疏請絕之其畧曰女真以韃靼侵凌徙巢于汴此吾國之至憂也蓋韃靼之圖滅女真猶獵師之志在得鹿鹿之所走獵必從之既能越三關之阻以攻燕豈不能絕黃河一帶之水以趨汴今當乘其將亟圖自立之策不可幸其未亟姑為自安之計也夫用忠賢修政事屈羣策收衆心者自立之本訓兵戎

擇將帥繕城池飭戍守者自立之具以忍恥和戎為福以息兵忘戰為常積安邊之金飾飾行人之玉帛女真尚存則用之女真強敵更生則施之強敵此苟安之計也若夫當事變方興之日而示人以可侮之形是堂上召兵戶內延敵也微臣區區竊所深慮反覆數千言帝納之遂罷金國歲幣

鍾庸興大鶴見一封書上前殿三十萬金緡盡打西湖麩嗚呼國已敝中都圍鐵騎使臣自南回從此絕歲幣有如匱乏時轉令閉鬻例豈惟鬻例閉毒過夾攻議欲晉真小人彼自為國計

堯山堂外紀真文忠公德秀負一時重望端平更化人後其來意真儒一用必有建明于是民間為之語曰若欲百物賤直待真直院及童馬入朝敷陳之際首以尊崇道學正心誠意為第一義繼而復以大學



衍義進愚民無知乃以其言為不切于時務復以俚語足前句云喫了西湖水打了一鍋麪市井小兒器然誦之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豎而薨魏了翁督師亦未及有所經畧而罷臨安優人裝一儒生手持一鶴別一儒生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其手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動嚼洪吸酒肉靡有子遺忽顛仆于地數人曳之不動中一人乃披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吃了許多酒食一動也動不得遂一笑而罷（鬻例詳見索燭記註續資治通鑑寶慶元年十二月諫議大夫朱端常劾魏了翁欺世盜名朋黨謗國德秀奏劄詆誣詔了翁落職奪三秩靖州居住德秀落煥章待制罷祠梁成大奏了翁已從追竄人猶以為罪大罰輕德秀狂僭悖謬不減了翁徇佯家食宜削秩貶竄一等施刑史爾遠勸帝下其章帝曰仲尼不為己甚乃止成大貽書所親曰真德秀乃真小人魏了翁乃為君子此舉大快公論識者笑之

六不可

紀胥鼎諫伐宋也

（金綱目）興定元年夏四月議伐宋命賈不烏古論慶壽經畧南邊時宋幣不至高琪主議南伐王世安獻取盱眙楚州之策右司諫許古力爭不宜用兵高汝礪比于高琪決計南伐胥鼎言伐宋有六不可器械損敵民力未充一也蒙古乘釁而入二也車駕遷汴宋必戒備三也兵非素練恐有逃亾四也因糧于敵而敵無可因轉輸於民而民力已竭五也方春農事將興有妨東作貽誤將來防秋六也為高琪所沮不聽

書生堂堂鎮方面經童有子識沈練隄防北師親帥兵  
開釁南朝慮難戰戰在兵兵非素鍊兵不精戰在氣器  
械年深多損敵戰在糧民力已竭誰輸將嗚呼車駕遷  
汴宋預防蒙古伺釁無日怠農事更慮東作妨國家大



勢如病疴誰為醫國居高堂勿用烏喙附子速之匹

胥鼎傳鼎字和之尚書右丞持國之子也貞祐四年  
鼎聞大兵已入關乃急上章曰去歲頽降聖訓以向  
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為恨明勅將帥若京師有警  
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  
潞州元帥左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畧  
使徒單平陽精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  
親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  
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  
旬而後能至得毋失其機耶臣已身先士卒倍道兼  
行矣上嘉其意詔樞府督軍應之鼎進拜平章政事  
封莘國公鼎通達吏事有度量為政鎮靜所在無賢  
不肖皆得其歡心南渡以來書生鎮方面者惟鼎一  
人而已禾虎高琪傳論金至南渡警之疴羸病人  
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紘之議  
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耳  
使宣宗于擅殺執中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  
誤國如是耶

棗陽城

紀訛可敗於孟宗政也

南宋書孟宗政傳字德夫絳州人嘉定十年權  
棗陽軍十一年金帥圍城宗政與扈再興合兵  
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金人戰輒敗忿甚  
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鏑以絢鈴自  
警鈴响則犬吠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  
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將出戰金人奔潰十  
二年金帥完顏訛可傳城宗政囊糠盛沙以覆  
樓棚列甕澗水以提火募炮手擊之一炮輒殺  
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雲梯天橋  
先登又募鑿銀礦石工晝夜陷城運茅葦直抵  
園樓下欲焚樓宗政先毀樓掘深坑防地道瓶  
戰棚防城隕穿笄才透即施毒烟烈火鼓鞴以  
熏之金人窒以溼氈析路以列土城頽樓陷宗  
政撤樓益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鎗  
勁弩備其衝距樓陷所數丈築偃月城翼傳正  
城金人摘強兵披厚鎧氈衫鐵面而前又溼氈



金源紀事 卷八  
濡革蒙火山推雲梯徑抵西北園樓登城城中  
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軍自下夾擊金兵  
墜死燎焰金人連不得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  
革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金兵死者千餘射  
其都統噶天反風訛可棄帳走金人自是不敢  
窺襄漢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宗  
政以迫濠而陣乃于西北濠外瀦水為海以限  
騎中原遺民來歸以萬數發廩贍之為給田規  
屋以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  
振境外通鑑金人呼為孟爺爺按時為興定  
三年

草訛可板訛可寒山粟載滿舸敢勇軍忠順軍唐鄧地  
紛如雲訛可來風雨疾兩軍遇刀劍集駕天橋砲手擊  
擁雲梯飛矢激火山紅鐵面黑施毒烟濕氈室陷城樓  
戰棚隔孟爺爺真勁敵嗚呼君王喜捷日報捷三月棗

陽又何說徒跣揮及更英絕堠上人頭泣明月

完顏訛可傳時有兩訛可皆護衛出身一日草火訛  
可每得賊好以草火燎之一曰板子訛可嘗以官中  
牙牌報班齊者為板子故時人各以是目之本紀  
興定二年四月訛可遣兵拔宋柵碁盤嶺又破其眾  
於裴家裝寒山嶺龍關等處得粟二千餘石完顏  
合達傳贊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  
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伐宋唐州之役  
喪師七百主將說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  
宣宗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  
禹山之捷兩省為欺遂至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  
啟之耶南宋書扈再興傳再興淮人有膂力善機  
變每戰披髮肉袒揮雙及奮呼入陣人馬辟易金人  
攻襄棗京西制置趙方檄再興等禦之金人來自團  
山勢如風雨再興同宗政陳祥分三陣設伏以待既  
至金人三面受敵大敗血肉枕籍山谷間既而益兵  
圍棗陽相持九十日金人計窮而去再興又破順昌  
縣進攻唐州金騎步出城迎戰  
金兵礮乃斃獨驪立人頭堠



花帽軍

紀破紅襖賊也

完顏仲元傳本姓郭氏中都人大安中李雄募兵仲元與完顏阿鄰俱應募數有功貞祐三年與阿鄰俱累功至節度仲元為永定軍節度使賜姓完顏氏仲元在當時兵最强號花帽軍人呼為郭大相公以與阿鄰相別與定元年敗紅襖賊于白里港獲老幼萬餘人皆縱遣之綱目貞祐二年十二月濰州李全作亂全農家子銳頭蠶目弓馬捷能運鐵槍號李鐵槍宣宗遷汴賦役益急百姓相聚為盜寇掠州縣衣紅襖為識時號紅襖賊全與兄福亦聚眾數千抄掠州縣劉慶福國用安鄭衍德田四于洋于漳等皆附之

花帽軍勝於花腿軍花腿肌膚慘鐫刻花帽籠頭易認識昨夜斬關紅賊來守關軍士空哀哀花帽拍首皆欲

裂手磔紅頭敲紅骨怒氣拂拂盡從帽中出白里港走勁卒柘溝村傾巢窟甲兵十萬似火紅一夜西風盡吹

滅

莊綽雞肋編車駕渡江韓劉諸軍在外獨張俊一軍隨行在擇卒之少壯者自臂而下文刺至足謂之花腿不使逃于他軍用為驗也然既苦楚人皆怨之完顏阿鄰傳本姓郭氏以功勞賜姓完顏破紅襖賊郝定于泗水縣柘溝村生擒郝定送京師斬之侯摯傳時紅襖賊數萬人入臨沂費縣之境官軍敗之生擒為宣徽使李壽甫訊之則云其眾皆楊安兒劉三祖散之之餘今復聚及六萬賊首郝定者兗州泗水人署置百官僭稱大漢皇帝已攻泰安滕兗單諸州及萊蕪新泰等十餘縣行將跨河為亂摯以其言聞于上遂詔摯行省于東平權本路兵馬却總管以招誘之與定元年摯遣完顏霆率兵討之前後斬首千餘招降偽元帥石花五夏全餘黨壯士二萬人老幼五百口按完顏霆本姓李氏



楊妙真

李全饑噬飽颺幾同侯景其妻妙真亦一奇女子既從劇賊無所用惜其不為譙國夫人也

續資治通鑑金益都人楊安國少無賴以鬻鞍材為業市人呼為楊鞍兒遂自名楊安兒後為羣盜招降隸名軍中官至防禦使蒙古兵薄中都詔招鐵亢敢戰軍得千餘人以唐括合打為都統安兒副之以成邊安兒至雞鳴山不進匹歸山東與張汝楫等聚眾攻劫頭輔金僕散安貞擊楊安兒至益都敗安兒于城東安兒奔登州刺史耿格納之安兒遂僭號置官屬改元天順安貞與山東行省完顏霆經歷黃樞將花帽軍討敗之藏其眾安兒乘舟入海欲走崑崙山舟人曲成等擊之安兒墜水死其妹四娘子狡悍善騎射劉全收餘黨奉之稱曰姑姑眾尚萬餘掠食至磨旗山李全以其眾附之因與私通遂以為天按四娘名妙真

盜賊之婦不可以禮義論姑姑騎射絕非安兒倫鞍兒既沉姑姑在鐵槍二丈南北滾戰塵戰塵陷分馬鞍後用安前夏全股掌旋玩欲無天事勢既失絕淮去王妃誥命何有焉嗚呼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皆知槍姓楊可惜終身助鐵槍不知效法乎高涼

續資治通鑑寶慶二年正月劉瑋至楚州心知不能制馭盱眙四總管惟以鎮江兵三萬自隨夏全請從瑋素畏其狡不許彭任激夏全帥兵入楚城時青亦自淮陰入屯城內瑋駭懼時傳李全已死李福欲分兵赴青州瑋令夏全盛陳兵楚城李全之黨震恐李全妻楊氏使人行成于夏全曰將軍非山東歸附耶狐死兔悲李氏滅夏氏寧獨存願將軍垂盼全諾楊氏盛飾出迎與按行營壘曰人傳三哥死吾一婦又安能自立更當事太尉為夫子女王帛于戈倉廩皆太尉有望即領此城毋多言也夏全心動



乃置酒歡甚飲酣就寢如歸轉讐為好反與福謀逐  
 瑋遂圍楚州治焚官民舍殺守藏吏取貨物時瑋精  
 兵尚萬人窘束不能發一令太息而已夜半瑋絕城  
 僅以身免夏全既逐瑋歸李全營楊氏拒之全恐  
 楊氏圖己因大掠趨盱眙欲為亂盱眙將惠茫成進  
 閉城門夏全不得入狼狽降金三年冬金封李全為  
 淮南王全不受又紹定四年元帥行省山東  
 妻楊妙真走山東降於蒙古以為都元帥行省山東  
 總帥劉安國邳州杜政皆以州歸之安用遂據三州  
 與楊妙真絕妙真怒安用叛己乃悉屠安用家屬走  
 還青州李全傳全浚圍城塹范葵遣諸將出楊州  
 東門掩擊全窘從數十騎北走葵率諸軍蹙之賊趨  
 新塘新塘自決淖深數尺會久晴浮戰塵若燥壤全  
 騎陷淖不能拔制司軍奮長槍二十餘亂刺之全曰  
 無殺我我乃頭目羣卒碎其尸而分其鞭馬器甲後  
 賊軍周海請降報全已殺餘黨議一人為首莫肯相  
 下欲還淮安奉楊氏主之四月范葵遣諸軍薄淮安  
 城下賊大敗死者萬餘城中哭聲振天五月朔天大  
 霧官兵攻上城賊守者尚臥倉皇起門官軍互踏肩

為梯前者或墜後者繼至自丑至朱五城俱破楊氏  
 諭鄭衍德等曰二十年梨花槍天下無敵手今事勢  
 已去撐拄不行汝等未降者以我在故耳今我欲歸  
 老連水汝等請降可乎眾曰諾翌日楊氏絕淮而去  
 六月淮安遂平楊氏竄歸山東金後以彭  
 王妃誥命召之不肯出又數年而後斃

九公府

遷汴後河北土人往往團結為兵封建九公俾

畧定城邑各自為戰亦不得已之策也

苗道潤傳道潤既死靖安民代領其眾是後乃  
 封建矣初貞祐四年右司諫木甲直敦乞封建  
 河朔詔尚書省議事寢不行與定三年太原不  
 守河東州縣不能自立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  
 之利者宣徽使移剌光祖等三人曰太原雖暫  
 失亦可復當募土人威望眾服者假以方面重  
 權能克復一道即以本道總管授之能捍州郡  
 即以長佐授之必能各保一方使百姓復業宰



臣欲置公府宣宗意未決御史宗丞完顏伯嘉曰宋人以虛名致李全遂有山東實地苟能統眾守土雖三公何惜宣宗曰他日事定公府毋乃多乎伯嘉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者宣宗意乃決四年二月封滄州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河間路招撫使移刺眾家奴為河間公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昭義軍節度使完顏開琳姓為上黨公中都西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遼州從宜郭文振為晉陽公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九公皆兼宣撫使階銀青榮祿大夫賜號宣力忠臣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歛賦稅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按道潤初為河北義軍隊長討羣盜有力遷知中山府未幾為中都經畧使道潤勇而敢戰前後撫定五十餘城興定二年為副使賈瑀所殺

河朔朝使不復往郡邑蕭然少官長武夫悍卒共因緣

角競瓜分各侵攘封建能通郡縣窮好將名號馭英雄  
李全總管收齊地韓信假王建漢功權宜至計君能聽  
鑄印不須更銷印自是雄過十郡王何妨強似諸藩鎮  
無奈郡公各肺腸如羹如沸又如蟪人同客土無生氣  
兵似驕兒少義方覆雨翻雲並馳騁統攝無人恣驕逞  
一事真留千古嗟不教胥鼎為行省樵爨蕭條部曲空  
河山帶礪逐飄風匹夫羈旅棲河北誰識當時舊上公

郭文振傳興定四年文振上疏曰楊子言有云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有天下者審所御而已河朔自用兵以後郡邑蕭然並無官長武夫悍卒因緣而起以為得志僭越名分瓜分角競以相侵攘雖有內除之官亦不得領其職所為不法可勝言哉  
通鑑綱目寧宗嘉定十



年秋七月李全率眾來歸十一年春正月以李全為  
京東路總管哀宗紀天興元年四月以鐵券一虎  
符六大信牌十織金龍文御衣賜越王玉魚帶一弓  
矢二賜堯王用安其父母妻皆封贈之又以世襲宣  
命十郡王宣命王免鵠帶十付用安其同盟可賜者  
即賜之按國用安先名安用本名咬兒紅襖賊楊鞍  
兒李全餘黨也嘗歸元天興元年歸金封堯王十郡  
王者李明德封仙張瑀張友卓翼康琮杜政吳歪頭  
王德全劉安國也皆不聽用安節制見國用安傳  
郭文振傳元光元年文振上書乞遣前平章政事胥  
鼎行省河北諸公府帥府並聽節制詔諭百姓使知  
不念遺黎之意然後以河南陝西精銳併力恢復不  
報按哀宗正大二年嘗起胥鼎行省衛州然是時滄  
海公王福已降張林易水公靖安民為其下所殺東  
莒公燕寧與蒙古戰死平陽公胡天作降蒙古河間  
公移刺眾家奴不能守併于張甫恒山公武仙降蒙  
古復自蒙古來歸視宣宗時益不可為矣鼎亦旋卒  
張開傳正大間潞州不守開居南京部曲離散名  
為舊公與匹夫無異矣郭文振處開西北當兵之衝  
民貧地瘠開又不奉命以糧賑文振軍文振窮竄開

勢愈孤以  
至干敗

射生手

紀郭蝦蟆復會州也

忠義傳郭蝦蟆會州人世為保甲射生手與兄  
祿大俱以善射應募興定初祿大以功遷遙授  
同知平涼府事兼會州刺史進官一階賜姓顏  
稜夏人攻會州祿大遙見其主兵者人馬皆衣  
金出入陣中約二百餘步一發中其吭噓之又  
射一人矢貫兩手于樹敵大駭城破俱被擒十  
人憐其技囚之兄弟皆誓死不屈朝廷聞之議  
加優獎而未知存沒乃特遷祿大子伴牛官一  
階授巡尉職以旌其忠其後祿大竟為所殺蝦  
蟆獨拔歸會言者乞獎用祿大弟遂授同知蘭  
州軍州事元光二年冬蝦蟆與鞏州元帥田瑞  
攻取會州蝦蟆率騎兵五百皆被赭衲蔽州之  
南山而下夏人猝望之以為神城上有舉手于  
懸風板者蝦蟆射之手與板俱貫凡射死數百

金原已事詩

卷八

七



人夏人震恐乃出降蓋會州為夏人所據近十年至是復焉正大六年蝦蟨進西馬二匹詔曰卿武藝超絕此馬可充戰用朕乘此豈能盡其力既入進即尚廐物也就以賜卿仍賜金鼎一玉兔鶻一并所遺

箭着樹貫兩手箭着板貫兩手弟兄絕伎世無有蔽山赭衲從天來疑鬼疑神共驚走會州入夏近十年一朝克復功無前武藝超絕膺上賞金鼎玉鶻何愧焉噫嘻乎鎚遙飛矢反接挽淖車折牛脅英風千古同驍傑惟有大草積頭一片紅光輝日月

蒲察世傑傳初在梁王宗弼軍中為人多力每與武士角力賭羊輒勝能以拳擊四歲牛折脅死之有糧車滔淖中七牛挽不能出世傑手挽出之鎚遙飛詳見前蹴陰嘆註矢反接詳前置佩刀註本傳

甲午春金國已亡西州無不歸順者獨蝦蟨堅守孤城丙申歲冬十月大兵併力攻之蝦蟨度不能支集州中所有金銀銅鐵雜鑄為砲以擊攻者殺牛馬以食戰士又自焚廬舍積聚曰無至資兵日與血戰而大兵亦不能卒拔及軍士死傷者眾乃命積薪于州廨呼集家人及城中將校妻女閑諸一室將自焚之蝦蟨之妾欲有所訴立斬以徇火既熾率將士于火前持滿以待城破兵填委以入塵戰既久士卒有弓盡矢絕者挺身入火中蝦蟨獨上大草積以門扉自蔽發二三百矢無不中者矢盡投弓劍于火自焚城中無一人肯降者錢大昕養新錄金人多二名一從本國名一取漢語史家不能悉一如元史按竺邇傳所載金會州守將郭斌即金史忠義傳之郭蝦蟨也

太原柵

紀烏古論德升殉節也

忠義傳烏古論德升本名六斤益都路猛安人明昌二年進士宣宗遷汴改知太原府事權元



帥左監軍與定元年大元兵急攻太原糧道絕德升屢出兵戰糧道復通遷官一階二年真授左監軍行元帥府事大元兵復圍太原環之數匝已破濠垣德升植柵為拒出其家銀幣及馬賞戰士北軍壞城西北隅以入德升聯車塞之三卻三登矢石如雨守陴者不能立城破德升至府署謂其姑及其妻曰吾守此數年不幸力窮乃自縊而死其姑及其妻皆自殺詔贈翰林學士承旨

守太原金鼓喧百年以前力取宋百年以後力拒元取宋鎖城勳灼灼拒元植柵視矍矍張家降將不足學去尋孫翊忠魂共說殉身畧嗚呼長楸脫殼輪迴不可卻石室傾清漳涸問我在何處井底翻身又見赤烏驛

天金國志粘罕之圍太原也悉破諸縣為鎖城法以困太原鎖城法者于城外矢石不及之地築城環繞

分人防守雖姚古進師復隆德府威勝軍扼南北關累出兵互有勝負而不能解太原之圍未幾金人迎于太原城下翊河東名將也守朔有聲金人憚之粘罕既侵太原反據雁門翊自朔不得而入遂由寧化憲州出天門關以援太原遂破于陣金綱目天會四年九月粘罕取太原宋經畧使張孝純降續夷臺太原九月六日城陷遇害以其日受生慶陽移刺倉使家兒四五歲能說前生事沉厚寡言人傳為異事德升家一奴從太原逃出就倉使家來問兒望見名呼之奴為之慟但說其死不問奴言德升被斫而死兒言赴井死游麟之言當是聞城陷一心赴井神識已逝不復知被斫耳一僧云不然赴井者投胎耳又代州壽寧觀宋天聖中一楸樹老且枯矣海蟾子過州賣卒死藥三日不售投藥此樹中明年枯枝再茂人目為脫殼楸白皞子西題詩云一粒丹砂妙有能能教枯木再生春仙翁用意真難曉只度枯楸不度人按石室山清漳水皆在太原



舟人子

蒙古取河中府紀侯小叔殉節也

思義傳侯小叔河東縣人爲河津水手貞祐初  
籍充鎮威軍以勞補官元光元年遷河中府判  
官樞密院奏小叔才能可用權位輕不足以威  
衆乞假符節十二月詔權元帥左都監便宜從  
事提控吳德說小叔出降叱出斬之表兄張先  
從容言大兵勢重可出降以保妻子小叔怒謂  
先曰我舟人子致身至此何謂出降縛先于柱  
而殺之飯僧祭葬以盡威黨之禮頃之樞密院  
遣都監詔論與小叔議兵事小叔出城與詔論  
會石天應乘之取河中府作浮橋通陝西小叔  
駐樂李山寨衆兵畢會夜半坎城以登焚樓櫓  
火照城中大應天驚不知所爲盡棄輜重牌印  
馬牛雜畜死于雙市小叔燒絕浮橋撫定其衆  
遷昭毅大將軍二年正月大元軍騎十萬圍河  
中總帥訛可遣提控孫昌樞密副使完顏寶不  
遣李仁智俱率兵救河中小叔期以夜中鳴鉦

內外相應及期小叔出兵戰昌仁智不敢動小  
叔斂衆入城圍益急衆議出保山寨小叔曰去  
何之密遣經歷官張思祖潰圍出奔告于汴京  
明日城破小叔死不得其尸宣宗下詔切責訛  
可不救河中之罪

南。八。是。男。兒。曾。習。操。舟。事。小。叔。居。河。津。託。業。偶。相。似。一。  
朝。會。風。雲。受。任。敗。軍。際。勸。作。降。將。軍。縛。柱。血。痕。漬。巍。巍。  
樂。李。山。奇。兵。風。雨。至。烈。火。絕。浮。橋。功。名。成。雙。市。十。萬。復。  
合。圍。膽。喪。昌。仁。智。問。道。乞。救。兵。救。兵。竟。不。至。嗚。呼。城。隍。  
爭。破。船。美。人。窈。窕。桃。花。妍。侯。家。不。屑。有。此。夢。諸。公。富。貴。  
任。爾。入。新。年。

續夷堅志康伯祿李欽叔壬辰冬十二月行部河中  
先城未破一日康與欽叔求夢于其神伯祿夢城隍



爭破船落水中爲一錦衣美婦接之而去美婦援出  
滿眼皆桃花欽叔夢人與桃符二上寫宜人新年長  
命富貴明日城陷伯祿爭船不得上落水死李得船  
走陝縣三四日改歲陝令楊正卿令人送桃符所書  
如夢中所言

### 益政院

哀宗身丁厄運勢難挽回首紀益政明非自古

### 亾國主比也

本紀哀宗諱守緒初諱守禮又諱寧甲速宣宗  
第三子母曰明惠皇后王氏賜姓溫敦氏仁聖  
皇后之女兒也承安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  
翼邸仁聖無子養爲己子宣宗登極進封遂王  
貞祐初莊獻太子守忠薨立皇孫鑑爲皇太孫  
尋又薨四年正月己卯立守禮爲皇太子四月  
甲午用太子少保張行信言更賜名守緒元光  
二年十二月庚寅宣宗崩辛卯奉遣詔卽皇帝

位于樞前按字甲速今作寧嘉蘇又正大三  
年八月辛卯詔設益政院於內廷以禮部尙書

楊雲翼等爲益政院說  
書官日二人直備顧問

鄭資明拒守純風力直同鎖繼恩君王圖治瘁宵旰益  
國益民政事思日新那知思益竟無益內有賊臣外強  
敵西城執政營建怵家膳徒誇勝堂食噫嘻乎院無臣  
政不行金瀾酒飲一尊破瓦擊碎不復存不見承天門  
外車轆轆麻衣男子笑且哭

續資治通鑑十二月金主珣疾革時已暮夜近臣皆  
出惟前朝資明夫人鄭氏以年老侍側金主知其可  
託謂之曰速召太子主後事言絕而殂夫人秘之是  
夕后妃問安寢閣麗貴妃陰狡機慧常以其子英王  
守純年長不得立懷怨鄭氏恐其爲變卽給之曰上  
方更衣后妃可少休他室伺其入遽鑰之急召大臣



傳遺詔立皇太子守緒始啟戶出后妃發喪命護衛  
四人監守純于近侍局乃即位于柩前赤錢合喜  
傳千戶劉壽控御馬仰視曰聖主無信賊臣賊臣盡  
大兵退矣衛士欲擊之上止之曰醉矣勿問白撒  
傳名承裔未帝承麟之兄也本恇怯無能徒以儀體  
為事性復貪鄙及入為相專復尤甚嘗惡堂食不適  
口每以家膳自隨國家顛覆初不恤也好貨殖能擗  
闔中人主心遂浸漬以取將相既富貴起第于汴之  
西城規模擬宮掖婢妾百數皆衣金縷奴隸月廩與  
列將等猶以為未足也上嘗遣中使責之曰卿及汲  
于此將無北歸意耶白撒終不悛以及于禍海陵  
集子憇燕京會同館有梁大使者先朝內侍官也入  
館傳旨賜金瀾酒二餅古樂府曰月穆穆以金波又  
曰洞庭秋月生湖心層波萬頃如鎔金金瀾之名其  
取諸此乎然金瀾者金運其將闌也餅皆以金銀為  
之五行志哀宗正大元年正月有人衣麻衣望承  
天門大笑者三大哭者三有司拘而問之其人曰我  
先笑者笑許大天下將相無人後哭者哀祖宗國家  
破蕩至此也有司以為妖言處之重典上曰近詔草  
澤之士並許直言雖涉譏訕亦不治罪況此人言亦

有理止不應笑哭闕下耳乃杖之又有一人拾街  
中破瓦復以石擊碎之其意蓋謂國家將瓦解矣

### 北禦行

#### 紀不量力也

完顏奴申傳天興元年大兵駐鄭州海灘寺遣  
使招哀宗降復以奴申往乞和不許攻汴益急  
冬十月哀宗議親出捍禦以奴申參知政事兼  
樞密副使完顏習捏阿不樞密副使兼知開封  
府權參知政事總諸軍留守京師又以把撒合  
為外城東面元帥木甲咬住南面元帥崔立西  
面元帥李木魯買奴北面元帥乙酉除拜定以  
京城付之十二月辛丑上出京服絳紗袍乘馬  
導從如常儀留守官及京城父老從至城外奉  
辭有詔撫諭仍以鞭撻之贊曰哀宗北禦以  
孤城弱卒托之奴申阿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  
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此

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不如出城戰。白華言從糧



起見孤注澶淵績堪羨。白華退。白撒前。心雖怯。任自專。定爾東西南北之元帥。撥爾左右正副之將軍。金兵滿萬本無敵。況又一倍再倍更幾千。天子身御絳紗袍。鞭撻父老馬步騎。黃陵岡頭降兩寨。響應會集東平豪。豈意戰不成。左右思奔竄。御旗祇空招。衛州望已斷。倉卒遇大風。舟皆着南岸。身中十七箭。一軍哭鐵漢。噫嘻乎。金紫十年人。主十年宰相焉。得寇準。賢道謀築室。心茫然。莫言三千甲士便可縱橫江淮間。

百華傳天興元年十二月上召華論之日親巡之計已決但所往羣議未定有言歸德四面皆水可以自保者或言可沿西山入鄧或言設欲入鄧大將速不解今在汝州不如取陳蔡路轉往鄧下卿以為如何

華曰歸德城雖堅久而食盡坐以待斃決不可往欲往鄧下既汝州有速不解斷不能往以今日事勢博徒所謂孤注者也孤注云者止有背城之戰為今之計當直赴汝州與之一決有楚則無漢有漢則無楚汝州戰不如半途戰半途戰又不如出城戰所以然者我軍食力猶在也若出軍益遠軍食日減事益難矣存亡決此一戰外以作三軍之氣內以慰都人之心若止為遷避之計人心顧戀家室未必毅然從行宜詳審之哀宗不從 百撒傳冬十月起白撒為平章政事權樞密使兼右副元帥于是羣臣為上畫出京計東面元帥高顯副以粘合峻住兵五千南面元帥完顏猪兒副以完顏幹論出兵五千西面元帥劉益上黨公張開副以紀綱軍五千北面元帥內族婁室副以張潤軍五千中翼都尉賀都喜軍四千隸總帥左翼元帥小婁室親衛軍一千右翼元帥完顏按出虎親衛軍一千十二月甲辰車駕至黃陵岡白撒先降大兵兩寨得河朔降將上於之授以印及金虎符羣臣議以河朔諸將前導鼓行入開州取大名東平豪傑當有響應者破竹之勢成矣明年正月朔次黃陵岡是日歸德守城以糗糧三百餘船來餉遂就



其舟以濟南岸未濟者萬人。大元將回古乃率四千騎追擊之。賀都喜揮一黃旗督戰。身中十六七箭。軍殊死鬥。大兵少。卻須臾。北風大作。舟皆吹著南岸。諸兵復擊之。元帥猶兒都尉紇石烈訛論等死之。完顏訛論出降于大元。上于北岸望之。震懼。遂命白撒攻衛州。兵至城下。御旗黃繼招之。不下。其夜北兵奄至。白撒退。大兵踵其後。戰于白公府。敗績。白撒等棄軍遁。劉益張開皆為民家所殺。車駕倉皇入歸德。暴白撒罪而誅之。本紀天興二年。大元兵疇西。城上謂侍臣曰。我為金紫十年。太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無大過。惡死無恨矣。所恨者祖宗傳祚百年。至我而絕。與自古暴荒淫亂之君等為。亾國獨此為介介爾。完顏婁室傳上曰。所以北兵常取金勝者。恃北方之馬力。就中國之技巧耳。我實難與之敵。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縱橫江淮間。有餘力矣。

### 簽軍使

紀無兵也

本紀正大四年秋七月。以中丞烏古孫卜吉祭酒。裴滿阿虎帶兼司農卿。簽民軍。勸率富民入保城。聚兼督秋稅令。百姓知避遷之計。

國無蒲里衍。有兵皆操弓。野無阿里喜。有丁皆從戎。金家與兵相終始。簽軍天使到處聲隆隆。謀克隊二十五。二司火。三旗鼓。十八人戰不成伍。使者來。男兒苦集哀。鴻去餒虎。只有飢婆顧門戶。君不見許州御史劉元規。六十充軍。朝露危。更有太學諸生執炮來城隈。

兵志其部長曰李堇。行兵則稱曰猛安。謀克從其多寡。以為號。猛安者千夫長也。謀克者百夫長也。謀克之副曰蒲里衍。士卒之副從曰阿里喜。又南渡初。盡以河朔戰兵三十萬分隸河南行省樞密及帥府。往往蔽匿。強壯驅羸弱使戰。不能取勝。後乃至以二十五人為謀克。四謀克為猛安。每謀克除旗鼓司火。



頭五人任戰者只十八人不足成隊伍但務存其名而已故混源劉祁謂金之兵制最弊每有征伐及邊釁輒下令簽軍使遠近騷動民家丁男若有強壯或盡取無遺號泣動乎鄰里嗟怨盈於道路驅此使戰欲其勝難矣元光末簽軍諸使歷縣邑自現居官外無文武大小職事官皆充軍至許州前侍御史劉元規年幾六十亦遷爲十戶至陳州以祁父從益以前監察御使亦爲千戶餘不可悉記赤棧合喜傳正大九年三月甲辰上復出撫東門將士太學生楊奐等前白事上問何所欲言曰臣等皆太學生令執砲夫之役恐非國家百年以來待士之意勅記姓名卽免其役

### 括粟行

### 紀無食也

本紀天興元年八月戊午括民間粟

坊門坐參政號令朝令緊但欲得密成那復顧花損有

婦前致詞六斗豆難隱中有糶三升自食亦自忍非敢  
溷軍儲聊以愚口吻豈知參政大不歡一人梗令爾敢  
然斃之杖下衆共憐傾囊倒篋從此皆蕭然嗚呼布囊  
散棗衆難濟麻帳先生有奇計軍士斗糧亦不費朝夕  
但令學服氣

斜卯愛實傳前御史大夫內族合周復冀進用建言京城括粟可得百餘萬石朝廷信之命權參知政事與左丞李蹊總其事先令各家自實壯者存石有三斗幼者半之仍書其數門首敢有匿者以升斗論罪京城三十六坊各選深刻者主之內族完顏久住尤酷暴有寡婦二口實豆六斗內有蓬子約三升久住笑曰我得之矣執而以令于衆婦泣訴曰妾夫死于兵姑老不能爲養故雜蓬糶以自食耳非敢以爲軍儲也且三升六斗之餘不從竟死杖下京師聞之股栗盡投其餘于冀溷中或白于李蹊蹊聲蹙曰白之



參政其人即白合周周曰人云花又不損密又得成予謂花不損何由成密且京師危急今欲存社稷耶存百姓耶當時皆莫敢言愛實遂上奏大槩言罷括粟則改虐政為仁政散怨氣為和氣不報時所括不能三萬斛而京城益蕭然矣五行志初南京未破一二年間市中有一僧不知所從來持一布囊貯棗日散與市人所在兒童千百從之其意蓋欲使人早散也烏古論錮傳烏古論先生者本貴人家奴為全真師伴為狂態裸顛露足綴麻為衣人亦謂之麻帔先生宣宗嘗召入宮問以秘術因出入長大主家殊有穢迹上微之勅有司掩捕已逃去正大末從錮來官汝南錮為營道宇親率僧道送使居之車駕將至蔡生欲遁無所往因自言能使軍士服氣不費斗糧右丞仲德知其妄乃奏欲如田單假神師退敵之意授一真人之號旋出奇計北兵信巫必駭異之或可以有成功參政天綱以為不可遂止

### 大昌原

紀提控陳和尚敗蒙古也

忠義傳陳和尚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踰年轉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入大昌原平章合達問誰可為前鋒者陳和尚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禱者環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八千眾三軍之士踴躍思戰蓋自軍興二十年始有此捷奏功第一手詔褒諭授定遠大將軍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乃滿羗渾及中原被俘避罪來歸者鸞狠凌突號難制陳和尚御之有方坐作進退皆中程式每戰則先登陷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回之勝自刑徒不四五遷為禦海中郎將

議和不能議戰急日蹙百里勢岌岌和尚甘心就木禱曉起更衣沐浴潔排山倒海大昌原二十年來此一捷噫嘻乎和尚父嘉陵歿和尚母鹿車歇一家忠孝心如結何況從兄有斜烈文章師友相嗟切春秋左氏費研



摩細字牛毛寫成秩君不見漢家名將多通經秀才家  
風韜畧精臨陣疾若風雨至副樞刺掠敢把和尙輕

本傳完顏陳和尙名彛字良佐世以小字行豐州人  
系出蕭玉諸孫父乞哥泰和南征以功授同知階州  
軍事及宋復階州乞哥戰歿于嘉陵江貞祐中陳和  
尙年二十餘爲北兵所掠大帥甚愛之置帳下時陳  
和尙母留豐州從兄安平都尉斜烈事之甚謹陳和  
尙在北歲餘託以省母乞還大帥以卒監至豐乃與  
斜烈劫殺監卒奪馬奉其母南奔大兵覺合騎追之  
由他路得免既而失馬母老不能行載以鹿角車兄  
弟共輓南渡河宣宗奇之斜烈以世官授都統陳和  
尙試補護衛未幾轉奉御及斜烈行壽泗元帥府事  
原王渥爲經歷詔以充宣差提控佩金符斜烈辟太  
相上下故得師友之陳和尙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  
居禁衛日人以秀才目之至是渥授以孝經小學論  
語春秋左氏傳畧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窻下作牛毛  
細字如寒苦之士其視世味漠然又副樞移刺蒲

阿無持重之畧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趨小利軍莫敢  
諫止陳和尙私謂同列曰副驅以大將軍爲刺掠之  
事今日得生日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士卒喘死  
者則不復計國家數年所積一旦必爲是人破除盡  
矣或以告蒲阿一日置酒會諸將飲酒行至陳和尙  
蒲阿曰汝曾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盡壞誠  
有否陳和尙飲畢徐曰有蒲阿見其無懼  
容漫爲好語云有過當面諭無後言也

### 三峯山

#### 紀二相之敗兼惜忠孝軍也

金史綱目天興元年正月合達蒲阿引兵援汴  
及蒙古戰于三峯山敗績合達蒲阿及總領完  
顏陳和尙右監軍  
楊沃衍俱死之

黃榆店前一夜雪甲士僵立炊烟絕槍槩結凍泥沒脛  
白雲茫茫蔽三日白雲盡紅日來刀光動地山靈哀棗



林往來竹林宿。蒲阿疾走合達伏。平生愛奏大捷書。誤盡百姓河南居。求彼沙磧本夢語。規騎肥馬揚鞭驅。倭倖無謀好罔上。晚蓋幸爾能捐驅。官山死窟室死二省。賢愚死相似。拖雷軍門。嘆血呼可惜。只有好男子。

移刺蒲阿傳本契丹人少從軍以勞自千戶遷都統八年十二月北兵濟至漢江兩省軍入鄧州議敵所從出謂由光化截江戰為便抑放之渡而戰為便張惠以截江為便蒲阿麾之曰汝也知南事于北事何知我向于裕州得制旨云使彼在沙磧且當往求之況今自來乎甲戌日未出北兵至大帥以兩小旗前導來觀觀竟不前散如雁翅轉山麓出騎兵之後分三隊而進乙亥北兵忽不知所在已卯邏騎乃知北軍在光化對岸棗林中晝作食夜不下馬望林中往來不五六十步而不聞音響其有謀可知矣九年正月壬午朔耀兵于鄧城下北兵不與戰癸未大軍發鄧州趨京師明日雨宿竹林中癸巳望鈞州至沙河

金軍欲盤營北軍復渡河來襲且行且戰至黃榆店望鈞州二十五里雨雪不能進盤營三日丙申軍即行北軍自北渡者畢集前後以大樹塞其軍路金軍進至三峯山望北兵二三十萬約厚二十里須臾雪大作白霧蔽空人不相覲時雪已三日戰地多麻田往往耕四五過人馬所踐泥淖沒脛軍士被甲皆僵立雪中槍槊結凍如椽軍士有不食至一日者北兵與河北軍合四外圍之熾薪燔牛羊肉更遞休息乘金困憊乃開鈞州路縱之走而以生軍夾擊之金軍遂潰聲如崩山忽天氣開霽日光皎然金軍無一人得逃者蒲阿走京師未至追及擒之七月械至宮山召問降否但曰我金國大臣惟當金國境內死耳遂見殺完顏合達傳名瞻字景山三峯山之潰合達知大事已去欲下馬戰而蒲阿已失所在合達以數百計走鈞州北兵擊其城外攻之走門不得出匿窟室中城破北兵發而殺之陳和尚傳九年正月三峯山之敗走鈞州城破大兵入即縱軍巷戰陳和尚趨避隱處殺掠少定乃出自言曰我金國大將欲見白事兵士以數騎夾之請行帳前問其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



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時欲其降斫足脛折不為屈割日吻至耳喫血而呼至死不絕大將義之醉以馬湏祝曰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按元大將綱目作拖雷

截鬚髯

紀馮延登不辱命也

忠義傳馮延登字子俊吉鄉人世業醫延登幼穎悟既長事舉業承安二年登詞賦進士第正大七年十二月遷國子祭酒假翰林學士承旨充國信使以八年春奉國書朝見于魏縣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如人曰敏于事者也又問汝能招之即降即貫汝死否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豈使責乎明日復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執義不回又明日乃喻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禮汝愛鬚髯猶汝命也叱左右以刀截去之延登岸然不動乃監之豐州二年後放還哀宗無慰久之復以為祭酒歷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

尚書明年大元兵入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延登辭情慷慨義不受辱遂躍城旁井中年五

八十

馮家尚書美鬚髯奉書請和來軍前尚書愛髯如愛命兀立一截刀鋒銛髯乎髯乎爾莫惱爾勁不能挂雕弓美不能鬥百草終日喻張空自表今且得與睢陽齒常山舌同著千秋豈不好嗚呼尚書有女生不辰窟室泣別笑義存一代父女稱完人那慮人譏潞涿君

列女傳馮妙真刑部尚書延登之女也生十有八年適進士張慥與定五年慥為洛川主簿大元兵破葭州綏德遂入鄜延鄜人震恐具守備守臣以西路輸芻粟不時至檄慥詣平涼督之時延登為平涼行省員外郎慥欲借妙真以往妙真辭曰舅姑老矣雖有叔姒妾能安乎子行妾留奉養十一月洛川破妙真



從舅姑匿窟室兵索得之妙真泣與舅姑訣曰婦生不辰不能終執箕帚義不從辱即攜三子赴井死

### 愍子軍

強伸有烈丈夫風使金運未去佐中興之業不

### 難矣

強伸傳伸本河中射糧軍子弟貌極寢陋而膂力過人興定初從華州副都統安寧復潼關以勞任使嘗監卸陽醋天興元年八月京人推伸為府簽事領所有軍二千五百人傷殘老幼半之甫三日北兵圍之東西北三面多樹大砲伸括衣帛為幟立之城上率士卒赤身而戰以壯士五千人往來救應大叫以愍子軍為號其聲勢與萬眾無異兵器已盡以錢為鏃得大兵一箭截而為四以銅鞭發之又創過砲用不過數人能發大石於百步外所擊無不中伸奔走四應所至必捷得二駝及所乘馬皆殺之以犒軍士人不過一陷而得者如百金之賜九月大

兵退百里外問月復攻兵數倍于前又一月不能拔事聞哀宗降詔褒諭以伸為中京留守元帥左都監世襲謀克行元帥府事

強將軍貌不揚河中兮射糧嘗監醋於郃陽北兵一朝至我兵多帶傷將軍顧盼鬚眉長手裂衣帛十丈長獵獵旗幟風飄颻赤身大叫愍子出有如震天雷發遠近多奔亡建報恩堂築迷魂牆不懼牛皮洞不藉飛火槍以馬享士士亦愴以錢代鏃鏃不良丈夫生世遭坎壈惟有一腔熱血灑疆場君不見行省走南山崗都尉獻西門降有頭誰似強公強嗚呼有頭誰似強公強

強伸傳天興二年二月伸建一堂於洛川驛之東名曰報恩刻詔文於石願以死自効三月中使至以伸



行總帥府事月餘糧盡軍民稍散去五月大兵復來陣于洛南伸陣水北有韓帥者匹馬立水濱招伸降伸謂帥曰君獨非我家臣子耶一日勤王猶貽令名於世君既不能乃欲誘我降耶我本一軍卒今貴為留守誓以死報國耳遂躍而射之帥奔陣初築戰壘於城外四隅至五門內外皆有屏謂之迷魂牆大兵以五百騎迫之伸率卒二百鼓譟而出大兵退六月行省胡士率眾走南山鷹揚都尉獻西門以降伸知城不能守率死士數十人突東門出轉戰至偃師力盡就執載以一馬擁迫而行伸宛轉不肯進強掖之將見大帥塔察及中京七里河伸語不遜兵卒相謂曰此人乖角如此若見大帥其肯降乎不若殺之因好語誘之曰汝能北面一屈膝吾貸汝命伸不從左右力持使北面伸拘頭南向遂殺之赤瑛合喜傳合喜先以守鳳翔自誇及令守西北隅其地受攻最急而合喜當之語言失措面無人色軍士特以車駕數出慰勞人自激昂爭為效命耳其攻城之具有火砲名震天雷著甲鐵皆透大兵又為牛皮洞直至城下掘城為龕間可容人則城上不可奈何矣人有獻策者以鐵繩懸震天雷者順城而下至掘處火發

人與牛皮皆迸碎無迹又飛火槍注藥以火發之輒前燒十餘步人亦不敢近大兵惟畏此二物云

### 飛虎卒

#### 紀金以壞和義而亾也

續資治通鑑金飛虎卒田福等殺蒙古行人唐慶等三十餘人於館金主不問和議遂絕

危亾日迫總恃和曹王出質謀無訛那知飛虎軍擅將北使殺準備軍馬來意同牙吾塔朝臣能仰不能俯遽陳有疾蒼生苦由來虛憍貽誤多藉口國體卒無補君不見石家十萬橫磨劍少帝喪亾頃刻見

金綱目開興元年三月遣曹王訛可為質于蒙古以乞和夏四月蒙古兵退改元天興大赦蒙古遣使來論降哀宗乃封守純子訛可為曹王送質乞和諫議大夫裴滿阿虎帶為講和使以行蒙古速不台聞之



日我受命攻城不知其他乃立攻其沿濠列木柵負薪填濠平章白撒以請和故禁不許戰城中喧闐哀宗從六七騎出諭軍士俟曹王歸不從而戰未晚蒙古併力進攻凡十六晝夜內外死者以百萬計不能破速不台乃為好語曰兩國已講和更相攻耶許退師哀宗出珍寶以賂之犒以酒炙速不台退屯河洛之間京師解嚴趙翼廿二史劄記哀宗即位羣臣言可因國喪遣人報哀副以遣留物因而與之講解哀宗下省院議而當國者有仰而不能俯之勢謂朝廷先遣使則于國體有虧遂止正大六年蒙古兵圍慶陽哀宗命陝省犒以羊酒為緩師計北中亦遣唐慶來議和先遣小使幹骨藥至行省時適有大昌原之捷移刺蒲阿等志氣驕滿謂使者曰我已準備軍馬可來決戰幹骨藥歸以其語奏蒙古主遂怒不可解統大兵入陝是時金兵不復南侵宋人亦有繼好之意正大八年行省忽以割付下襄陽制置司約同禦北兵且索軍餉割付上行下之檄也于是宋制置使陳該遂怒辱使者而宋之和好又絕蒙古圍汴京哀宗遣曹王訛可出質乞和己退兵矣而飛虎軍田福蔡元又擅殺北使唐慶等于是蒙古之和議又絕而

不可解矣此皆不度時勢徒恃虛氣以速滅也金之先以和誤入而其後轉以不和自誤豈非一代得失之林哉牙吾塔詳見前盧鼓雜註

### 夾攻金

金繼遼統前以宋夾攻得之後亦以宋夾攻失之惟唇齒相依孟珙惜未暇顧耳

金綱目天興元年十二月蒙古遣使如宋議夾攻也史嵩之以聞朝臣皆以為可藉復讐惟趙范不然其說曰宣和海上的盟卒貽後禍不可不鑒宋主不聽遣使報聘功成之日許以河南地歸按通鑑蒙古再遣王檝來荆湖議夾攻金

鐵木真有遺令通宋朝制金命擣大梁下唐鄧九砦連三砦峻將軍飛騰刀滾雪霖雨裹甲如裹鐵雲中殺人



不見人。四望窮崖。蟻綴垓。武仙遁去。寂無踪。蒙古聞之。應快絕。噫嘻呼。宋有金。與金鄰。宋無金。與元鄰。往來王。檄有似海上。宣和盟。不見皋亭山下。皆元兵。

金綱目正大四年十二月蒙古主鐵木真殂少子拖雷監國蒙古太祖在位二十二年六月十六殂于軍中臨終語左右曰金之精兵悉聚潼關南據連山北限大河難以遠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讐必能許我則下兵唐鄧直擣大梁金必徵兵潼關數萬之眾千里赴援人馬疲罷雖至已不能戰乃可圖也言訖而終續資治通鑑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倚角謀迎與唐州守將武天錫鄧州守將移刺瑗相倚角謀迎金主入蜀遂犯光化其鋒甚銳孟珙逼天錫壘一鼓拔之遂攻順陽武仙敗走馬鐙山秋七月金武仙愛將劉儀詣孟珙降珙問仙虛實儀言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蹙沙窩崆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可圖也若破離金砦則崆山沙窩孤立矣珙乃遣兵攻離金掩殺幾盡于是仙之九砦六日而

破其七。珙料仙勢窮。必上崆山絕頂。窺伺乃合樊文彬。詰朝奪崆山。駐軍其下。已而仙眾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眾失措。枕籍崖谷。山為之赭。薄暮。珙進軍。至小水河。儀言仙謀往商州。珙夜召文彬。授方畧。明日攻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珙曰。此雪夜。擒吳元濟之時。策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仙望見易服。而遁。珙還襄陽。又宋恭宗德祐二年。元伯顏軍皋亭山。太皇太后遣使奉璽以降。

負鉞奴

崔立乘時僭竊大肆淫虐甚且要求劉豫史謂

金先世實啟狂謀諒哉

崔立傳少貧無行嘗為寺僧負鉞鼓乘兵亂從上黨公開為都統提控積階遙領大原知府正大初求入仕為選曹所駁每以不至三品為恨圍城中授安平都尉天興元年冬十二月上親出師授西面元帥性淫狡常思亂以快其欲



西山道士稱上公僧奴安冀劉齊封揮刀霍霍徑入省  
 二相不飽紅衲紅平明送款拜不止監國歸來益專恣  
 一代狂癡匹海陵千秋熒惑嗤王始衣冠海毒滿郊郭  
 劫運無端到閨閣白壁幾家泣素絲香魂無數填溝壑  
 嗚呼瘴惡自有蒼蒼天眼看妻妾毳幕眠梳行街頭七  
 首利蓬鬆馬尾血濺濺血濺濺泥滑滑以尸挂槐槐樹  
 拔早知富貴無幾時僧寺不如常負斂

九公傳武仙威州人或曰嘗為道士時人以此呼之  
 貞祐二年仙率鄉兵保威州西山附者口眾詔仙權  
 威州刺史與定四年封恒山公完顏奴申傳左司  
 都事元好問曰自車駕出京今二十日許又遣使迎  
 兩宮民間洵洵皆謂國家欲棄京城相公何以處之  
 阿不曰我二人惟有一死耳好問曰死不難誠能安

社稷救生靈死而可也不然徒欲一身飽五十紅  
 軍亦謂之死耶明日戊辰西面元帥崔立與其黨為  
 變率甲卒二百橫刀入省中拔劍指二相曰京城危  
 困已極二公坐視百姓餓死恬不為慮何也二相大  
 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之何遽如是立叱其黨先殺  
 阿不次殺奴申崔立傳立論百姓曰我為二相閉  
 門無謀今殺之為汝一城生靈請命眾皆稱快立還  
 省中集百官議所立立曰衛紹王太子承恪其妹公  
 主在北兵中可立之乃遣其黨韓鐸以太后命往召  
 承恪須臾入以太后命詔梁王監國遂遣送二相所  
 佩虎符詣速不斛納欵立自稱太師軍馬都元帥尚  
 書令鄭王出入御乘輿稱其妻為王如弟倚為平章  
 政事侃為殿前都檢點立托以軍前索隨駕官吏家  
 屬聚之省中人自閤之日亂數人猶若不足四月北  
 兵入城立時在城外兵先入其家取其妻妾寶玉以  
 出立歸大慟無如之何李伯淵者寶坻人本安平都  
 尉司干戶美姿容深沉有謀每憤立不道欲仗義殺  
 之三年六月甲午傳近境有宋軍伯淵等陽與立謀  
 備禦之策翌日晚伯淵等燒外封邱門以警動立比  
 明約立視火立從數騎往既還行及梳行街伯淵倉



金源系事言 卷八  
卒中就馬上抱立卽出七首橫刺之立墜馬死伯淵  
繫立尸馬尾至內前乃梟其首望承天門祭哀宗伯  
淵以下軍民皆慟或剖其心生噉之以三尸挂闕前  
槐樹上樹忽拔人謂樹有靈亦厭其爲所汙按崔立  
之變衣冠家婦女多爲所汙其有節義可知者如臨  
洮總管陀滿胡士門妻烏古論氏完顏忪哥妻温特  
罕氏完顏猪兒妻尹氏完顏素蘭  
妻某氏皆自縊于室見列女傳

功德碑

碑非一人作並紀諸人爲元好問惜也

父藝傳王若虛字從之棗城人也天興元年哀  
宗走歸德明年春崔立變羣小附和請立建功  
德碑翟奕以尙書省命召若虛爲文時奕輩恃  
勢作威人或少忤則讒構立見屠滅若虛自分  
必死私謂左右司員外郎元好問曰今召我作  
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不若死之爲愈  
雖然吾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曰丞相功德碑  
當指何事爲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活生

靈百萬非功德乎曰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  
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旣以城降則朝官皆出其  
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爲主帥誦功德而可信乎  
後世哉奕輩不能奪乃召太學生劉祁麻革輩  
赴省好問張信之喻以立碑事曰衆議屬二君  
且已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祁等固辭而別數  
日促迫不已祁卽爲草定以付好問好問意未  
愜乃自爲之旣成以示若虛乃共刪定數字然  
止直敘其事而已後  
兵入城不果立也

崔立碑何峴峴辭者王倡者翟太學生祁與革兄爲起

草弟親刻丞相之血爲書額元家遺山迹難曰辨其誣

者只一劫橫流滄海疑無地倉卒徒爲免死計觀其完

節在大元當日知與干進異莫漫擬後村平章啟放翁

南園記



金源紀事詩 卷八  
郝經辨磨甘露碑詩國賊反城自為功萬段不足仍  
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淳南先生付一死齣者林希  
更不顧名節兄為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  
丹卽用丞相血百年涵養一塗地父老來看暗沈涕  
數尊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却不計盜據中國責金  
源吹堯極口無覲顏作詩為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  
遺山按希本北宋人為章惇所用肆詆正人  
者却詩借以引喻作碑文者耳見歐北詩話

摩訶院

紀哀宗御侍李氏也

列女傳哀宗保符李氏國亡從后如北遷至宣  
德州居摩訶院日夕寢處佛殿中作幡旛會當  
赴龍庭將發卽於佛像前自縊死且自書門紙  
曰寶符御侍此處身故後人至其處見書遺迹  
憐而  
哀之

拋卻金山龍腦板四喜但取妻父返乘輿出入有太師

崔杼遙知族未遠。綠鞵無色凝征塵。二十七輛車鞦韆。  
和林焉知在何處。不堪回首開陽門。人生亂世不如草。  
幾箇嫁妻易一飽。妾身生受君王恩。防衛摩訶尙同寶。  
祇愁去作王婉容。惟願孤魂伴佛幢。莽莽龍庭沙滿面。  
玉梳好夢痛慈宮。

徒單四喜傳哀宗皇后之弟也正大九年正月四喜  
被旨迎兩宮又取宮中寶物馬蹄金四百枚大珠如  
粟黃者七千枚生金山一龍腦板二及信瑞御璽王  
寅太后御仁安殿出錠金及七寶金洗分賜忠孝軍  
是夜兩宮騎而出至陳留見二處火起疑有兵太  
后憊于鞍馬不能動遂止明日崔立變四喜至歸德  
上驚問兩宮何如二人奏京城軍變不及入宮上曰  
汝父汝妻獨得出耶皆斬于市崔立傳當時冒進  
之徒爭援劉齊故事以冀非分者比肩接武三月壬  
辰立以兩宮梁王荆王及諸宗室赴青城甲午北行



立妻王氏備仗衛送兩宮至開陽門是日宮車三十  
七輛太后先中宮次之妃嬪又次之宗室男女凡五  
百餘口次取三教醫流工匠繡女皆赴北（聶孝女  
舜英傳時京城圍久食盡閭巷間有嫁妻易一飽者  
重以崔立之變剽奪暴凌無復人理舜英頗讀書知  
禮義葬其父之明日絕脰而死王婉容見前青衣  
嘆註后妃傳宣宗皇后王氏中都人明惠皇后妹  
也其父微時嘗夢二玉梳化為月已而生二后正大  
元年尊后為皇太后天興二年京城破北遷不知所  
終按哀宗明惠皇后子太后養為己子正大八年九  
月明惠  
皇后崩

陳山可

參政不識字紀用人失當也

赤瑛合喜傳初大兵圍汴司諫陳崱屢上封事  
言得失切中時病合喜大怒召人省呼其名責  
之曰子為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  
世世與若為奴聞者無不竊笑蓋不識崱字至

分為  
兩耳

君不見蛇無頭兒雀無翅兒參政識字不識兒山可一  
笑相肩隨嗚呼鴿為人日鳥分二分三分三同絕倒此材世  
世甘作奴只恐為奴也不了

丙族合周傳為參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  
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  
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椽史知  
之不敢易也京城目之曰雀兒參政

江水曲

禦敵無策傷謬計也

赤瑛合喜傳初白撒夜募死士于穴城由濠  
徑渡燒其炮坐城上懸紅紙燈為應約燈起渡  
濠為圍者所覺又放紙鴛置文書其上至北營  
則斷之以誘被俘者識者謂前日紙燈今日紙







取人笑耳  
乃罷之

### 蔡州嘆

傷窮蹙也

金綱目天興元年十二月天興主走河北速不台復圍汴二年春正月白撒敗于衛州天興主走歸德白撒伏誅汴京西南面元帥崔立叛以城降于蒙古蔡帥烏古論鎬表請幸蔡六月天興主走蔡州烏古論鎬傳本名栲栳天興初遷蔡息陳穎等州便宜總帥二年哀宗在歸德會鎬暉米四百餘斛至歸德且請幸蔡上意遂決六月徵蔡息軍馬來迓以蔡重鎮且慮有不測詔鎬勿遠迎辛卯車駕發歸德時久雨朝土扈從者徒行泥水中撥青棗為糧數日足脛盡腫參政天綱亦然壬辰至亳上黃衣皂笠金兔鶻帶以青黃旗二導前黃徽擁後從者二三百人馬五十餘匹而已行次城中僧道父老拜伏道左上遣近侍諭以國家涵養汝輩百有餘年

今朕無德令爾塗炭朕亦無足言者汝輩無忘祖宗之德可也皆呼萬歲泣下留一日進毫之南六十里避雨雙溝寺中蒿艾滿目無一人迹上太息曰生靈盡矣為之一慟是日小婁室來迓得馬二百已亥入蔡蔡之父老千人羅拜于道見上儀衛蕭條莫不感泣上亦歔歔者久之七月以鎬為御史大夫總帥如故時大兵去遠商販頗集小民鼓舞以為復見太平公私宿釀一夕

都盡

風。淒。淒。雨。霏。霏。導。前。低。簇。青。黃。旗。中。有。一。人。被。御。衣。鶻。  
帶。皂。笠。但。見。涇。漓。瀉。雙。溝。寺。蓬。蒿。齊。父。老。拜。伏。咸。歔。歔。  
咸。歔。歔。不。能。起。入。蔡。州。屋。卑。庳。見。山。寺。急。修。理。汝。水。魚。  
勝。魴。鯉。婁。室。來。栲。栳。棄。照。碧。堂。全。不。記。區。區。誠。浮。雲。蔽。  
噫。噫。乎。悲。哉。卧。薪。嘗。膽。在。何。許。有。旨。但。聞。取。室。女。



完顏仲德傳上至蔡命有司修見山亭及同知衙爲  
遊息之所仲德諫曰自古人君遭難必痛自刻苦貶  
損然後可以克復舊物蔡之公解固不及宮闕萬一  
方之野處露宿則有加矣且上初行幸已嘗勞民葺  
治今以興土木之役以求安逸人心懈弛不足以濟  
大事上遽命止之忠義傳溫敦昌孫皇太后之姪  
上幸蔡授殿前左副點檢圍城中數引軍潛出巡邏  
時上食須魚汝河魚甚美上以水多浮尸惡之城西  
有積水曰練江魚大且多往捕必軍衛乃可昌孫常  
自領兵以往所得動干餘斤分賜將士後知其出左  
右設伏伺而邀之力戰而死金綱目天興二年五  
月蒲察官奴襲敗蒙古兵于亳州官奴敗武木台後  
益暴橫居哀宗于照碧堂悉去其禁近哀宗惟日悲  
泣人皆切恨于是內局令宋乞奴等密謀誅之時官  
奴往亳州再召乃還哀宗諭以幸蔡之意官奴不可  
且號于衆曰敢言幸蔡者斬哀宗不能堪先使女奚  
烈完出伏于照碧堂側官奴入殺之遂走蔡州烏  
舌論鎬傳既而遣內侍殿頭宋珪與鎬妻選室女備  
後宮已得數人忽斜虎曰小民無知將謂陛下駐蹕  
以來不聞恢復遠畧而先求處女以示久居民愚而

神不可不畏上曰朕以六宮失散左右無人故令採  
擇今承規誨敢不敬從止留解文義者一人餘皆放  
遣是時從官近侍率皆窮乏悉取給于鎬鎬亦不能  
人滿其欲日夕交譖于上甚以尙食闕供爲言上怒  
召見特疎小婁室之在息州也與石抹九住有隙怨  
鎬爲九住辨曲直及上幸蔡婁室見于雙溝因厚誣  
鎬罪上頗信之贊曰鎬幸蔡之請雖非至謀  
區區效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亦可知已

幽蘭軒

哀宗走睢走蔡圖存于匹力盡而斃誠大可哀  
矣

本紀天興三年正月己酉承麟卽皇帝位百官  
稱賀禮畢亟出捍敵而南面而立宋幟俄頃四  
面呼聲震天地南面守者棄門大軍入與城中  
軍巷戰城中軍不能禦帝自縊于幽蘭軒末帝  
退保子城聞帝崩率羣臣入哭謚曰哀宗奠未  
畢城潰諸禁近舉火焚之奉御絳山收哀宗骨



瘞之汝水上末帝為亂兵所害金匱  
按承麟世祖後白撒慶山奴之弟也

幽蘭兮芬芬托生兮不辰。羌蕭艾之滿目更沙塵之糾紛。吁嗟乎幽蘭爾何不擢秀乎大安與靈芝而共看薦。中都之祖廟慰阿婆而承歡。悵北風之烈兮日月黯其無光。痛金枝之骨折兮淚絳山兮浪浪念五國城之朽木兮乃有味乎王者之香。

五行志世宗大定五年六月甲辰大安殿楹產芝其色如玉宣宗皇后王氏傳哀宗釋服衣冕服以見兩宮仁聖太后諭上曰祖宗初取天下甚不易何時使四方承平百姓安樂天子服此法服於中都祖廟行禘饗乎上曰阿婆有此意臣亦何嘗忘金綱目江海入宮執參政張天綱問金主所在以自經對琪乃與塔察兒至幽蘭軒滅火收其遺骸而分之天綱金史考異按紀傳皆稱哀宗獨食貨百官二志

稱義宗大金國志亦稱義宗又云宿州有僭位者諡曰昭故官僑于宋者諡曰閔或謂哀不足以盡諡天下士夫咸以義宗諡之取左氏國君死社稷之義也完顏婁室傳蔡凶問至發喪設祭諡哀宗曰昭宗此息州行省所諡大金志以為宿州者誤也歸潛志補哀宗為末帝與史又異

古義士

紀張天綱完顏仲德也

本傳贊金之不可謂無人才也若完顏仲德張天綱豈非將相之器乎昔豫讓不忘國士之報君子謂其無所為而為之真義士也金匱矣仲德天綱諸臣不變所守豈愧古義士哉

蔡州有右丞驕兵悍卒皆知懲。蔡州有參政妖人謬計不敢進。嗚呼古義士人才不數見。生世適不辰。去若秋社燕。當世無畫工。誰為肖我面。書故主兮淚滿懷。從古



主兮水一涯五百軍士與君偕更有命婦一軍折盡同心釵

完顏仲德傳本名忽斜虎至興元年至汴拜尚書右丞兼樞密副使二年六月遷蔡領省院嘗杖忠孝軍提控李德上責之仲德曰強兵悍卒不可使一日不獨官奴之罪亦有司縱之太過耳今欲更易前轍不宜愛克厥威賞必由中罰則臣任其責軍士聞之至于國匹不敢有犯三年正月己酉大兵復來仲德率精兵一千巷戰自卯及巳俄見子城火起聞上自縊謂將士曰我君已崩何以戰為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焉南渡以後將相文武忠亮始終無瑕仲德一人而已張天綱傳哀宗東幸權參知政事蔡城破為宋將孟琪得之檻車械至臨安知府薛瓊問曰有何面目到此天綱對曰國之興亡何代無之金之匹比汝二帝何如瓊大叱曰汝去明日遂奏其語初有司令供狀必欲書虜主天綱曰殺

即殺焉用狀為有司不能屈聽其所供天綱但書故主而已聞者隣之後不知所終妖人謂麻坡先生謬計謂馬面具註見前忠義烏古孫仲端傳大元兵圍汴日久食盡將相不統一仲端自度汴中事變不測一日與同年汝州防禦裴滿思忠小飲因數言人死亦易事耳思忠曰吾兄何故頻出此語仲端因寫一詩示之其詩大槩謂人生大似巢燕或在華屋杏梁或在村居茅茨及秋社甫臨皆當逝去人生雖有富貴貧賤不同要之終有一死耳連飲數杯送思終曰此別終天矣思忠去仲端即自縊忠孝馬慶祥傳元光元年冬十一月間大將萌古不花將攻鳳翔行省檄慶祥與治中胥謙分道清野將行命畫工肖其貌付其家人或曰君方壯何乃為此不祥慶祥曰非汝所知也明日遂行遇大兵圍數匝欲降之竟不屈而死列女傳完顏仲德妻不知其族氏崔立之變妻自毀其容服攜妾及二子給以采蔬自汴走蔡蔡被圍丁男皆乘城拒守謂仲德曰事勢若此丈夫能為圍出力婦人獨不能耶率諸命婦自作一軍親運矢石于城下城中婦女爭出繼之城破自盡



蘇家婦

紀蘇白氏早自決也

列女傳白氏蘇嗣之母許州人宋尚書右丞  
 子由五世孫婦也初東坡穎濱叔黨俱葬邨城  
 之小峨嵋山故五世皆居許昌白氏年二十餘  
 即寡居服除外家迎歸兄嫂竊議改醮白氏微  
 聞之牽車徑歸曰我為蘇學士家婦又有子乃  
 欲使我失身乎自是外家非有大故不往也嘗  
 于宅東北為祭室畫兩先生像圖黃州龍川故  
 事壁間香火嚴潔躬自灑掃士大夫求瞻拜者  
 往往過其家奠之天興元年正月庚戌許州被  
 兵嗣之為汴京廂官白拜辭兩先生前曰兒子  
 往京師兒婦死無恨矣敢以告即自縊于室側  
 家人并屋焚之年七十餘嗣之本名宗之避諱  
 焉改

蘇家婦白家女坐一室奉神主左穎濱右玉局先生書

婦能讀先生像時在目香火嚴灑掃肅鐵騎圍只一哭  
 君不見大竹林中歐陽孫不遇斜烈焉得性命存又不  
 見泰安包老裔孫女不得女巫那免倡家處兒婦再拜  
 辭兒子官京師兒能守家學婦敢玷門楣有人梁上坐  
 畢命先生祠不然許州城破士女虜學得鳳奴已受侮

忠義傳斜烈名鼎字國器自泗州元帥轉安平都尉  
 鎮商州威望甚重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初至商  
 州一日搜伏于大竹林中得歐陽修子孫伺而知之  
 併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皆縱遣之續夷堅志世  
 俗傳包希文以正直主東嶽速報司山野小民無不  
 知者庚子秋泰安界南征掠一婦還云是希文孫女  
 頗有姿色倡家欲高價買之婦守死不行主家利其  
 財捶楚備至婦遂病里中一女巫私謂人曰我能脫  
 此婦令適良人即詣主家閉目吁氣屈伸良久作神  
 降之態少之瞑目咄叱呼主人者出大罵之主人具



香火俯伏請罪問何所觸尊神巫又大罵云我速報  
司也汝何敢以我孫女為倡限汝十日不嫁之良家  
吾滅汝門矣主家百拜謝不三數日嫁之忠義傳  
崔立變後令改易巾髻蒲察琦謂元好問曰今日易  
巾髻在京人皆可獨琦不可琦一刑部譯史襲先兄  
世爵安忍作此因涕泣而別琦至家母氏方晝寢驚  
而寤琦問阿母何為母曰適夢三人潛伏梁間故驚  
寤仁卿跪曰梁上人鬼也兒意在懸梁阿母夢先見  
耳家人輩泣勸母止之曰勿勸兒所處是矣即自縊  
按琦字仁卿列女傳天興元年北兵攻城矢石之際  
忽見一女子呼于城下曰我倡女張鳳奴也許州破  
被俘至此彼軍不日去矣諸君努力為國堅守無為  
所欺也言竟投濠而死朝廷遣使馳祭于西門正大  
天興之際婦人節義可知者特數人耳鳳奴之事別  
史錄之蓋亦有所激云

靜隱歌

紀張行信也

本傳哀宗即位徵用舊人起為尚書左丞尋復致仕家居惟以抄書教子孫為事葺園池泮城東築亭號靜隱時與侯摯輩遊詠其間正大八年二月薨于嵩山崇福宮

達哉達哉尚書張長林豐草野趣長靜隱在心不在境  
泮城東去堪徜徉讀書非為藝文用手抄日比他人忙  
莘卿侯摯字咫尺快談讌金鑣玉絡咸相忘噫嘻乎少年  
不作矮柏賦老年不吟老柏樹嵩山山翠落滿亭一任  
春風自來去

隱逸傳趙質隱居燕城南教授為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為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畝千復之終身郝天挺傳字晉卿澤州陵川人太原元好



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讀書不為藝文選官不為利養惟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為子以我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文藝傳李純甫字之純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宣宗遷汴再入翰林純甫為人聰敏少自負其才謂功名可俯拾作矮柏賦以諸葛孔明王景畧自期孫鐸傳泰和三年御史中丞孫卽康刑部尚書賈鉉皆除參知政事鐸再任戶部尚書鐸心少之對賀客誦古人詩曰惟有庭前老柏樹春風來似不曾來御史大夫卞劾鐸怨望降同知河南事府

### 野史亭

#### 紀元好問也

文藝傳好問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史已所當任時金國寶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于張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令一代之

跡泯而不傳乃構亭于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萬餘言今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蒼蒼莽莽幽并氣一筆收來方寸地東岳有子太行歸  
慷慨歌謠絕綺麗晚年棲澗壑矢志在著作金源一朝  
事惟恐有脫落野史亭高翰墨新左馬高誦心不驚元  
勲作傳榮幸生謝彼張萬戶師我郝晉卿細書寸紙錯  
雜編壬辰付諸史館好與大輅為椎輪

元德明傳系出拓跋魏太原秀容人累舉不第放浪山水間飲酒賦詩以自適有東岳集三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







